

浪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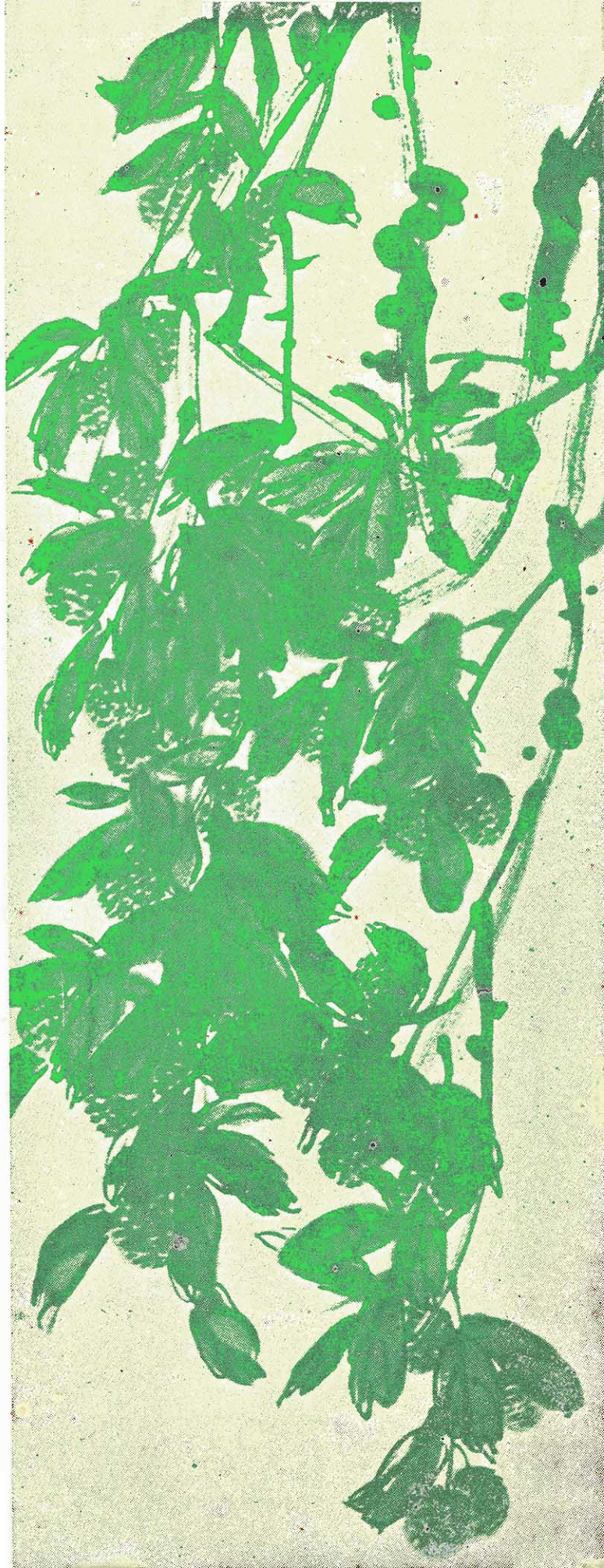
文艺性月刊第十二期

12

吉隆坡浪花出版社出版

KDN 2263

吉隆坡合泰承印



AA

鄉情里訊皆是文章·土地河山無非錦繡

AA

目 錄

浪花

第十二期

定價：每本叻幣三角

(馬來亞聯邦政府批准証字 KDN 2263)

本社地址：1A/28, Jalan Cheras, Batu 4, K. L.

出版日期：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

承印者：吉隆坡合衆印務局

出版者：浪花

編輯者：浪花

Lang Wah Publisher

- (一) 作為舊社會之一面鏡子的馬來古典文學……………
…馬來舊韻文的發展與特色(續)——椽夫 (1—3)
- (二) 阿儂……………鄒毅 (4—5)
- (三) 讀書筆記(雜感)……
(一)關於新社會的悲劇問題……………范揚 (6)
(二)談「魯迅式的人道主義」……
- (四) 在鹹水芭里……………公英 (7—8)
- (五) 談朗誦詩……………紅蕾 (8)
- (六) 理論與實踐……………劉英俊 (8)
- (七) 送行……………涉華 (9)
- (八) 朱老伯……………小叮嚀 (10—11)
- (九) 阿Q小唱…(打油詩)……………莫英美 (11)
- (十) 海浪……………魯狄 (11)
- (十一) 大地的控訴……………少叻 (12—13)
- (十二) 散文兩則……………荒蕪的家園
……………一條小路……………方杜 (13)
- (十三) 短詩全則……………一千個希望
……………歌與舞……………白浪 (14)
- (十四) 推銷員……………浪濤 (14—15)
- (十五) 理想……………達勵 (15)
- (十六) 新加坡河靜靜流着……………鐵魂 (16)
- (十七) 村童……………慧荻 (16)
- (十八) 日記六則……………方君 (17)
- (十九) 寫作與模仿……………林白 (18—19)
- (二十) 平凡的故事……………茅青 (19)
- (廿一) 獅島巡禮……………郁文 (20—21)
- (廿二) 午夜的對話……………慕侃 (21)
- (廿三) 賭鬼……………飛花 (22—24)

徵稿簡約

- (一) 本刊園地公開，歡迎下列各種稿件：
 - 1 小說，詩歌，散文特寫劇，寓言，雜誌，隨筆，戲劇，寓言，童話等。
 - 2 文藝理論，文藝批評，青年修養及鄉土介紹。
 - 3 外國及本國翻譯品。
 - 4 漫畫，木刻，素描，攝影等美術作品。
- (二) 來稿請用方格稿紙抄寫清楚，勿用兩面。
- (三) 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 (四) 經本刊發表後之作品，本刊有權採用以出版叢書。
- (五) 來稿如欲退回，請附足郵費及寫上地址之信封。
- (六) 來稿請寫明作者之真實姓名及中英文地址，唯發表時筆名聽便。
- (七) 來稿一經刊載，當酌奉薄酬。
- (八) 請勿一稿兩投。
- (九) 來稿請寄本社編輯部。
1A/28, Jalan Cheras, Batu 4, Kuala Lumpur.

作為舊社會之一面鏡子的馬來古典文學

馬來舊韻文的發展與特色

(續) 橡夫·



拋錨之後又刮風，
訪友呆坐友家中。

——以上數首摘

自馬來舊韻文

從上面幾首例子中

我們不難領會諷刺詩的
表現手法與風格了。

(三)馬來民族智慧的結晶

——談「自由諺詩」(Gurindam)

「自由諺詩」也是傳自印度的舊體詩之一。這種詩也像諷刺詩曾經流行於馬來文壇，但隨着時間的向前，如今已成爲文學史上的遺跡了。

十九世紀時一位馬來作家名叫拉惹·亞里收集了許多「自由諺詩」而將之彙集成書，名字叫做「十二自由諺詩」，全書共分十二章。

「自由諺詩」一般上是一種兩行的押韻詩，拉惹·亞里會對它作這樣的解釋：「自由諺詩便是句末押韻，但行數只有一雙的詩。於是這種詩形成了第一行是「條件」，第二行是「承應」。簡單地說「自由諺詩」便是指那種二行句末押韻的詩。這種詩沒有「影射」，字數不定，內容通常是忠告或教訓之語，因此一些著名的「自由諺詩」經過長久傳誦已經變諺語了。

現在我們從十二自由諺詩摘譯數首以供參考。

第一章

誰未曾皈依宗教，
其名便不該存在。

誰認識上帝亞拉，
命令禁令他不犯。

第二章

誰把祈禱拋棄了，
就好像房屋無棟。

誰不會尊敬哈齊，
他便不會守信用。

第三章

誰懂得謹慎其耳，
無謂流言不近身。

當肚子太過溫飽，
不雅行爲便出現。

第四章

心靈是身體主宰，
倘若不正身體倒。

當妬忌已經殖根，
無數的箭便來到。

誹謗稱讚要思考，
許多人在此滑倒。

忿怒舉動切莫存，
否則胸中計謀失。

第五章

欲結識博學之士，
百問百學不生厭。

欲識行爲端莊者，
視其接觸大眾時。

——譯自(Puizi Lama)

(四)文人雅士之作

——談「莎雅爾」(Sjarir)的風格

回教的傳入南洋羣島，不僅改變了馬來民族的宗教信仰，帶來了新的回教文化，文學藝術也在回教文化的影響之下有了新的發展，比如「莎雅爾」便是隨回教文化傳入新文學形式之一。

按「莎雅爾」原係來自阿拉伯語的(Sair)，它的意思是「詩歌」。

因此「莎雅爾」一般上又稱爲「長篇敘事詩」或「史詩」。

「莎雅爾」普通是四行一節，在每行的句末加以押韻，這有點像唐詩五七言律絕在句末押韻。但四行里面四行末句所押之韻必溢相迥，待至第二節始更換韻脚。

「莎雅爾」雖然也是四行一節，有時不免令初學者誤爲班頓，實際上它與班頓有顯著的不同之處：

首先，「莎雅爾」雖然也是四行一節，但它四行都直接與主題有關，而四行班頓的前兩行是「影射」，後兩行才是主題。

其次，班頓是隔行協韻的，即第一行協第三行之韻，第二行協第四行之韻，但「莎雅爾」却每行協以相全之韻，如韻脚ab便四行相全，待第二節始更換。

最後，班頓除了連鎖班頓有多首意義連貫的現象之外，一般上每首獨立的，而「莎雅爾」却是一首裏面包含了數十節甚至數百節，每節之意義相連貫，形成一種長篇敘事詩體。

「莎雅爾」與班頓除了有上述形式上的不同之外，還有另外一個差異。班頓可能是知識份子的作品，也可能是市井小民之吟詠，但它底內容是大眾化、通俗化的，可以說是「民間文學」；「莎雅爾」却是文人雅士的作品，對形式上的美甚爲講究，力求典雅堂皇，唯其過份講究形式之美，而且拖

得很長很長，便免不了有冗長與內容空虛之感。在內容上雖然也有反映現實之作品，但多數却被那些「文人雅士」用來歌功頌德，尤其是過去一些宮庭詩人，不惜花費長篇巨幅去歌頌封建帝王之偉大，內容更是空洞無物。

但是有了數百年歷史的「莎雅爾」在內容上也是相當廣泛的，印尼名學者西瑪朱恩達便就其內容之性質將於區分為以下幾類：

(一) 富於神話色彩的「莎雅爾」：彼達沙麗之詩 (Sha'er Bidasari) 及孤兒淚 (Sha'er Yatim Nestapa) 等便屬於這類作品。

(二) 寓言詩：貓頭鷹寓言詩 (Sha'er Burong Punggok) 及甲虫與茉莉等屬於這類作品。

(三) 以歷史事件作背景的「莎雅爾」：銘登戰役史詩 (Sha'er Perang Menteng) 及星加坡失火史詩 (Sha'er Singapura Di-makan Api) 等屬於這類作品。

(四) 取材自爪哇傳奇文學的傳奇故事：斯米郎的傳說 (Sha'er Panji Sembrang) 及西蒂·朱白達的傳說 (Sha'er Siti Zubaidah) 等屬於這類作品。

(五) 含有「忠告」、「教訓」意味的莎雅爾：小舟之歌 (Sha'er Perahu)、「烟鬼」之詩 (Sha'er Orang Makan Madai) 及鴨都慕魯之詩 (Sha'er Abdul Mukul) 等屬於這類作品。

(一) 關於彼達沙麗之詩

「莎雅爾」彼達沙麗是一首富有神話色彩的長篇敘事詩，詩中敘述了甘巴爺王 (Sultan Kembaya) 因躲避一隻飛翔於宮庭上鸞鳥的威脅而逃進森林里。在這里他的妻子生下一女——彼達沙麗。產下後這女嬰被拋置於河邊，給一對商人夫婦利那·裕哈拉所收養。這商人無子女，係來自英德拉國。

話說英德拉國之皇后沙麗 (Lela Sari) 經常擔憂其夫再納妾，因國王表示有此意，倘若有關美貌的女子。皇后遇見了日益長得美麗可愛的彼達沙麗，恐其夫心動，將彼達沙麗處以七日七夜之刑罰，使其幾乎死去才送回去。

英德拉國王一日到森林狩獵，遇見了一位日間睡覺，只在黃昏時才蘇醒的美麗少女。問明原由，知道遭其妻便把毒害所致。她治愈且與之成婚，其

妻雖忿怒亦不能奈何。

詩里接着描敘了甘巴爺王之子邦沙挽王子 (Putera Bangawan) 出外尋其已失散胞親——彼達沙麗，經過了許多波折之後始將之尋到……。

這是一首冗長的長篇敘事詩，現在我們摘譯幾節對有關詩中主角彼達沙麗的美麗之描寫以供參考：

美麗的少女

嘴唇似畫中肖像，
細頸似長頸籐籃，
佩以金飾載蘭花，
盆顯其美艷絕倫。
小腿似結實稻米，
容貌似寶石袋囊，
像琢磨的金鋼石，
鑲以玉金鋼石粒。

腰纖細而胸寬潤，
苗條身軀恰適中，
容光煥發光華照，
千看萬看看不厭。

詩中某些對彼達沙麗的比喻與描寫在我們讀來是有點兒奇怪的。但我們必須想到這是另外一種民族的古典美人形象。

現在且讓我們再欣賞幾節對妬忌甚重的皇后的描寫。起初是英德拉國王夫婦倆在閒談，皇后以試探口氣問國王有否納妾之意，國王笑答普天之下也難找合理想的人。於是皇后問道：

「倘有女聰慧伶俐，
美麗可愛貌姣秀，
倘若眼里看起來，
容貌較妹勝幾分。」

「這樣是否君心動？」

國王微笑而不答，
皇后含笑一面說，
一面注視王反應。

國王帶着戲弄道：
「玉石頭！金髮女郎！」

倘若行爲又端莊，
將召之爲我伴侶。」

皇后聽見這番話，
心志沉默無語，
用眼角掃了一下，
從玉座上站起來。

國王立即來安慰：

「妹妹千萬別動怒！
紅的金！哥哥的生命！
妹妹永銘哥心中！」
「我的心肝！眼的光！
心中千萬別猜疑！
是由於你問起我，
我才回答這番話！」

珍飾藕葉送上來，
夫婦倆進去寢室，
國王低聲來哄慰，
皇后心樂，臉閃輝。

只聽見甜蜜戲謔，
調笑戲謔中入寢，
皇后內心真痛苦，
雖是愉快——內心苦。

皇后獨自在沉思：
「好，明日下令尋找，
看有否在本國內，
或是鄉村王域里。」

「容貌較我姣美者，
我用計騙之過來，
將之殺害洩吾憤，
使不致成余之妾。」

譯自 (Perintis Sastera)

這幾節着重皇后妬忌心的描寫，埋下了她毒害彼達沙麗的導火線。

(二) 關於雄鼻之詩
馬來諺語里有一句話：(Bagai Punggok

Merindukan Bulan), 其意即癩蛤蟆想吃天鵝肉。這句諺語不是沒有來由的。在馬來古典文學里便有一首雄鼻之詩便是敘述雄鼻因癡想愛月亮而招致殺身之禍。這是一首著名的寓言詩, 詩中敘述了雄鼻(即貓頭鷹)非常愛慕月亮公主, 但她已許配予人, 且周圍有星星、霧及雲等陪伴, 很難才能親近她。有一次, 月亮公主到沙麗花園去, 雄鼻通過天堂鳥得以會見公主, 并且陳述了他的愛慕之意。但他與月亮公主的幽會引起了鸞、鷹及象等羣起攻之, 雄鼻最後給趕下水死掉了……。

現在我們且欣賞幾段有關雄鼻思慕月亮的情景

天色陰霾日子里,
那鳥兒編織詩歌,
他的春思多激盪,
大街小巷亂追求。
開始雄鼻在渴望,
作响隆隆雷聲,
他的心激動痛苦,
像給刀割成片片。

雄鼻激動發言道,
月兒呀你出來吧,
我的憂思訴不盡,
衝破雲隙請出來。

我們同睡一墊褥,
聽那雄鼻相思語,
其聲似幽幽哭泣,
恰似人間思春語。

天堂鳥也歌唱了,
這雄鼻是在思念,
睜見皎潔明月光,
縷縷情絲相交織。

當月亮躲藏雲間,
雄鼻到處亂跳躍,
衆鳥頻頻向他問,
喂雄鼻, 幹嗎憂鬱?

註(一): 我們同睡一墊褥句中的「我們」指的是作者與聽故事的人。

(三) 關於新加坡失火史詩

現在我們繼續看看素有「馬來新文學之父」稱號文西·鴨都拉所寫的一首長篇敘事詩名叫新加坡失火史詩。

我們知道鴨都拉在散文方面以他的鴨都拉傳記及鴨都拉遊記建立了新的里程碑, 成爲「新文學的先驅」, 但他在詩歌方面仍然沿用舊形式, 新加坡失火史詩便是他以「莎雅爾」體裁寫成一首長篇敘事詩。

關於他寫這首詩的原因據說是這樣的: 一八三〇年農曆正月十三日晚間七時半, 星洲坡坡立街的打鐵店門前有一羣孩童燃火馬爲戲, 不知何故竟把店子燒起來, 由於當時還沒有消防局設立, 風助火威, 足足燒了三晝夜。鴨都拉那時在中街做生意, 那一陣大火把他的積蓄、傢私、文件全燒毀, 痛心之餘他便寫下這首詩。

想不到這首詩的寫出竟使他成名, 於是他繼續寫了加覽村大火, 武吉山大火, 星洲水災, 加拉卡多亞火山爆發, 亞齊戰爭等作品。

現在我們摘錄幾節以供參攷:

望着火勢往上衝,
我的魂魄不附體,
火神舐着屋與物,
猶如老鷹抓小鷄。

屋兒燒光成平地,
火光閃閃刺雙眼,
呼號驚天又動地,
渾身頓覺軟綿綿。

我的衣服焚如紙,
柑子爆炸如爆竹,
動作敏捷齊協助,
搶運物品真快速。

銀錢溶化像錫液,
完全傾瀉屋地上,
手抱何物不知曉,
小賊順手來牽羊。

我本攜帶物品歸,
碟碗茶杯和米臼,
豈知全部成烏有,
心底希望落了空。

——錄自「馬來舊韻文」

由於篇幅關係, 我不打算繼續介紹其他作品, 最後讓我們認識一下十六世紀的一位著名馬來詩人威薩·凡蘇里(Hanzah Fansuri)。

威薩生在十六世紀的下半期及十七世紀初期, 他誕生於蘇島的亞齊。根據馬來文學史的敘述, 在威薩的時代曾有過宗教觀點的對立; 保守派以阿·拉尼里及鴨都拉勿爲主堅持奉行的舊的教義, 而以威薩及三蘇丁爲主的一派則主張採取較新的觀點。由於這樣, 威薩不僅受到保守派回教學者的攻擊, 視之爲異教徒, 連亞齊王後來也對他不滿, 結果把他判處死刑。

威薩是一位回教徒, 因此在他的作品里經常流露出濃厚的宗教色彩。他的詩作有:

- (一) 雄鼻之詩(Shat' Burong Punggok)
- (二) 神鳥之歌(Shat' Burong Pingai)
- (三) 貧民之歌(Shat' Sidang Fakir)
- (四) 經商之歌(Shat' Dagang)
- (五) 小舟之歌(Shat' Perahu)

(五) 其他

馬來舊韻文除了以上所舉數種外, 還有「有旋律的語言」(Bahasa Berirama)、「讚歌」(Maswani)、「魯白」(Rubai)、「吉達」(Kithah)、「卡查爾」(Gazal)及「咨逸詩」(Bai)等各種體裁。由於其數量較少, 在馬來舊韻文所佔地位較爲不重要, 在此只好省略了。

(續完)

阿 傻



「鏘鏘鏘，鏘鏘，鏘鏘……」

不知打從那個縫邊里，那怨人的銅鼓聲，老是不停的擾着耳朵，心房也彷彿被抽動了，不住的卜卜往上跳。日夜的關在籠籠般的房子裏，心里已悶得發慌，愁上加憂，更是難忍了，索性出去溜溜。

微風迎面輕拂的送來，雖然是感覺的舒暢些，可是卻不能洗却纏綿着吮吸我的神經——蘊積

在我心湖中的千愁萬緒！

在這波動迴盪的年代里，一切也因之而被震動，就是連手中持着的飯碗也會因之而滾蕩得摔破！幾年來，我就是這樣跌跌撞撞的挨過日子。失業，似乎與我結下不解之緣；在過去的幾年里，我究竟做過些什麼工作，我也沒法給它算出來，祇還記得每做一門工作；至多也不過是兩三個月左右，便又復失去，即使連區區數十元過月的一個BOY（送貨員）的工作也失掉！

雖然在朋友們的熱誠援助下，還

不致於挨餓，可是長時間如此，精神上是不好過的。幸好我還是單身隻影的生活，像是許多膝下成羣的失業工友們，他她們怎樣的過日子呢！在這淒厲的現實驅逼下？我担心的想下去，那是太可怕的事情了，也太多這樣的人；但是雖然不想，畢竟還是想下去，而且似乎隱約的看見他她們在高聲吶喊、掙扎，在淒厲的吶喊！——然而，縱使他們在的喊聲响徹雲霄，然却似都不能使慈悲為懷的上帝阿拉聽見？而在冷氣辦公室中的斯文談話都如此靈驗有效？……：哦哦，我想到底還是那斯文談話比起吶喊的相喊來得悅耳動聽感人吧！我越是走就越是多想，更是使我無限悵悵！

「鏘鏘，……」的聲音越傳越近。好久也沒着人做祭了，橫直有的是太多的無聊時間，索性檢個較為隱晦的角落坐上，也好看那些孝人哭的神姿，想倒也能清濾下複雜的心緒。

「嘿！還說唸華校俱重孝義！像那個衰子簡直是曠祖辱宗，比豬狗不如的人！」

突然間，在我欣賞着的時候，這樣的一句話向我敲過來，登時無名火直向上昇，恨不得斥責那說話的人，如此的惡言污衊華校生，可是到底還是咽下肚子里。祇是不屑的回頭探視，顯然說剛才話的是在那隔旁附近的那座大車中的「貴賓」！

「假如是我的兒子，一刀我就把他砌個兩段！怪不得人家叫他阿傻！」

「其實嘛，我就以為那是應該有

的，設想像我們這樣繁榮的社會里，少缺了那樣的人，那就是美中不足！你們不想想，要不是如此，今天我們的太少不就要做大頭？……：不過，哈哈！談起來就講，這次太少可發了筆大橫財，乾得他五十依格膠園，正是行正龍運，百風呈祥之時刻！哈哈……：」

「嘻嘻！老實說，我早就看準了那條老坑，沒親無戚的，憑着我老頭的名銜，我的這個義子獻議與他一談就合，果然我這義子祇才做不上一年，老坑却直了，膠芭全部掛沙給我，無端的得了幾十千！哈……：」那說話的人歇了一會，又再聽得他的聲音。「俗語說，有的吃就食，沒的吃就硬直！有錢不用到幾時，今晚我請大家去快樂，怎樣？」

「我贊成！」

「我不反對！」

……：」

「太少萬歲，萬……：」
「嗚，」在太少萬歲聲中，那座車駕走了。然而我却在企圖得到些什麼，不斷的思索他們殘留在我腦子裏的話根，終於讓我想起，今早房東太太不曉得跟誰啦啦聲的討論問題，雖然還不會起床，却又無法豎起耳朵來；還記得這死者死前手頭是相當鬆潤，可是卻沒有親人，只收有個什麼喬老闊作義子，而且更甚的，房東太太她們還針對上述問題紛紛發表意見的熱烈討論不休呢，……：意識下，我卻注意起那個「孝子」；他并不怎樣高，但却很削瘦的，而頭垂得很低，頭上套了一個幾根藤交織成的帽本格式，手中捧着的我想就是「神主牌」了

吧！——里中還插了根香枝的。但當我的眼線移視到他身上，很快地我發覺他的腳筋像是拆了的微向內傾入，可是膝蓋上却特別長出一塊肉，餃子樣大的肉腕，行起路來瑯瑯瑯的，這些都是極熟悉的，為滿足內心的願望，我趕步至窗邊俯視，恰好他正依從着齋姑兜圈子的經過窗前，是他！……：我內心里吃了一驚，是他左臉上那顆黑痣。

他，爸爸是誤被雷鎚斷了一隻腳的少樑，年前我還在故鄉時負責了當地的夜學初一班中的一位功課優越的孩子。可是，只半年的時光，他合家遷居到L村去種煙作活，以後的情形我不再懂了。……：

我站在窗邊不住的倚視着他，希望我能被他發覺，可是他就似乎連把眼光稍提高些都沒有，蹙着眉目，緊合唇嘴，臉色白青的，乍看起來似乎是憂悒的；這更使我腦子被這樣一個迷惑深深的裹罩着：死者是他的親人？而怎的外人又說死去的是孤單的老頭兒呢？

也不知道我自己呆了多久，只是外面幾個看熱鬧的婆太人家也不在了。第幾陣的「齋術」才打完，看着他卸下手中跟頭上的東西行走了。趁着這機會，我即忙返身出去，恰好與他對着面。

「少樑！」我再也忍不住了。可是他那雙微謎的眼睛，却逼射出一道託意的寒光，顯然是對眼前人感到陌生而突然。「忘記了？你還記得伏軍嗎？我們曾經在一塊研究過學問的：

「哦！你，你就是施先生了！你
在這里？……你好！」

他若恍然大悟似的規規看着我，但
是還是掩蓋不掉顯露在臉頰上憂悒的
沮喪。

「是的，我們好久沒見面了，怎
麼樣了近來的生活？少樑。」我驚喜
的緊握着他的手；但僅在一霎間，當
我目見他的表情仍是那般冰冷時，燃
在內心的高興火燄像潑了水的，登時
冷了半截！

「哎……！」然而，他就似沒
聽得我的話，只是嘆息着不斷的搖頭
，眼睛避開我的視線投下地上。

「你的什麼親戚逝世了？」我機
械地把話題轉移，想盡量減輕他的難
過。

「哼！祇是一位素不相識的顧主
……我就是靠這樣來賺錢養活的。
施先生，你原諒我，我太無能，太對
不起父母了！」他竟激動上來，令我
更是迷惘了。

「你的話是什麼意思呵，少樑，
你坦誠的告訴我吧！或許我能有些力
量呢。」實際上，看他臉上顯現的情
景，我意識的料想到近來他們的近況
必不會寫意，只設想安慰他幾句把，
免得使也太悲哀。

「施先生，你不會知道的，我們
一家自由故鄉搬遷到L村去後，生活
過得却更是艱難了！我們一連種了兩
幫煙都拆了本，早種的早死了，而稍
遲種的又因土地低涯，結果煙葉還未

成熟就統通遭水淹滅了；而且更還欠
下商店的肥料和伙食費整兩千元！……
唉！」他緊咬着唇間歇了會，才
慢吞的講出話來，「施先生，你曉得
的，我爸爸是殘廢的跛子，他是不能
做活的，一家只有老媽和我能工作……
但是……唉！瘦弱的媽她……

……他終於忍耐不住，眼淚從眼眶間
洶湧而出，淅瀝瀝瀝的哭泣着！
「少樑！你別難過了，告訴我，
你媽現在怎樣啦？」

瞧他那個樣子，雖不至陪他落淚
，但是，心里倒也增添不少惱悶。
「媽！她悲慘的死在別人的車輪
下，是在半年前左右才被車撞斃的！
所以爲了生活，我就祇好瞞着爸爸，
說是跟人打雜，我多麼可恥！」

「那麼，你每月能得多少錢呢？」
「五十元而已！而且是每晚都要
工作到天亮；他們打雜時我就得跟着
去，燒香點蠟呀和其他零雜的工作，
假如沒出門去則要在庵堂里守夜至天
亮。雖然身體會很難受，想起了弟妹
們餓了的哭泣，我只好忍住，忍受住
別人給我的侮辱，罵我沒種的，阿婆
……」他不住的抹去眼淚，然而
又不住的從眼眶里湧出淚珠，似乎欲
把心中的所有委屈洗掉掉。

「少樑！」其實這時候他已在我
本來就不平的心湖里，激起了更多更
高的漣漪，無限的同情，才不到十七
歲的一個孩子就受到現實如此的折磨

，咬嚼着現實的苦澀！「那麼，照你
話的意思，你除了上述的工作外，五
十塊錢的薪金也包括做代孝子？」

「剛才他們給我六毛角的紅包，
但是，這不是我願意的，而且還是今
晚才開始……是齋姑她們迫使我的
！起初我一直要求她們，她們還不會
怎樣，可是後來她們却厲聲的斥責我
，假如不照辦，就馬上收拾苞服滾出
去，因此前后只得這樣！」

「少樑！你不愧是個好孩子，你
的環境的確是非常困難，不過，我相
信這是暫時性的！其實，在今天的社
會里，像你那樣不幸的人確是太多了
，……」

「阿……！」
突然間，就在這時候，那個肥胖
的齋姑，不知在什麼時候站到他後面
，那塊做齋時用的方木塊，奪奪的在
他頭敲個响；但當她發覺到我時，即
連忙收住手，窺覷了我一眼，很尷尬
的跟着少樑走進屋裏去了！

……
……
……
我仍舊兀立在原處動也不動，合
上了眼睛。腦子里飄浮着先才的情景
，想起少樑的話，他的家庭，我自己
的翻斛斗生活……內心里盈集許多
許多的憤懣，禁不住的嘆息了。現實
！妳太殘酷了，許多的人要工作，但
是妳却連一份被人認爲低賤的工作也
不讓他了，那怕是只足糊口的代價；

許多的人，被妳抓得遍體鱗傷！許多
的人，被妳驅進死亡的黑暗道路！然
而喲，另外的一些人，他們一個個披
着華麗的衣飾，在粉刷得五光十色，
燦爛奪目的表面的里中，那些隱穢的
臭氣就足能把人薰暈！他們無情的把
妳——現實——踐踏在脚下，把妳蹂躪；
但妳却馴服得絲毫不敢反抗！爲什麼
呵？——難道妳就是那般懦弱的紙老
虎！……

忽然間，就在這時候，在我前面
無數的魅魅魍魎在飄動，在向我猛撲
過來，說是我污辱了他們的靈魂，我
犯上了不可饒恕的破壞他們的罪狀，
跟着們們一聲不响地向我的眼睛、臉
、鼻孔以及整個身體部份瘋狂的撕抓
……我被震撼的連忙睜開眼睛，
可是，眼前一點什麼動靜也沒有，祇
是那鏘鏘的銅鼓聲响，再也找不得什
麼；當我再抬起首來時，却看見天空
一片烏黑的，沒有星也沒有月，而彷彿
徐徐的向下降，似乎要把那醜惡腥
穢的現實壓斃，要把她窒息……



讀 書 筆 記

(雜感) 范揚。

(一) 關於新社會的悲劇問題

這個問題是有過爭論的。一般說，從理論上還是肯定新社會還是有「悲劇」的產生的，但其性質和含義已和過去的所謂悲劇有所不同。

新社會的「悲劇」又可以分爲兩種：

第一，正面主人公在自覺地爲正義的，美好的事業而戰鬥的當中，不幸犧牲了。它當然也會引起人們的悲痛，但更主要的是給人們的教育和鼓舞，爲人們樹立了爲光輝的理想而奮鬥，而獻身的榜樣，充滿了積極，樂觀的精神。因此，它和過去的悲劇那樣主要是引起人們的同情和悲痛比起來，根本精神是不同的。

它的主人公的思想完全是自覺的，他個人雖然犧牲了，但他所爲以奮鬥的事業却前進了，他的美好理想，偉大的宏願是一定要實現的。

而過去的悲劇的主人公却是由于環境的黑暗或性格的矛盾，以至合理的生活理想不能實現，正義的行爲受到打擊等等，而無可奈何地陷于失敗或以死亡告終。因此，這兩種悲劇只是在主人公最后的死亡這一點上是相同的，其基本精神是根本不同。

第二，正面人物由于性格上的弱點或認識上的缺陷方法上的錯誤等等，雖然動機是好的，用意是善的，但還是本與愿違地做出了不利于新社會的事情，使自己也陷于不利的地位。這就是通常所謂「好人做壞事」。

這類悲劇就其結果的不幸來說，和過去的悲劇

有共同之點，但產生這種不幸的原因却不相同。過去的悲劇的產生是由于環境的黑暗或主人公性格的矛盾，而這類悲劇的產生却主要是由于主人公的某些方面和新社會的環境不夠一致，和正義事業與光輝理想的要求不夠一致，雖然他的主觀愿望是好的，但却產生了不良的後果，導致了不幸事情的發生。

這類悲劇也有一定的認識和教育意義，可以引起人們的警惕，使人們從中吸取教訓。但在文藝上，這種悲劇目前還沒有得到很好的表現。

——讀杜鵬程的「在和平的日子裏」而寫

(二) 談「魯迅式的人道主義」

所謂「魯迅式的人道主義」的提法是根本錯誤的，是對魯迅的極大歪曲。

我們知道，「人道主義」這個口號原來是西歐資產者的口號，在歷史上它從一產生時起，就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它在反對中世紀封建制度的野蠻統治和擺脫中世紀宗教思想的殘酷束縛上，有過一定的進步傾向；另一方面，它又存在着極大的局限性和欺騙性。因爲它當時實際上是爲資產者的狹隘的利益服務的，外表上却成裝對一切人都一視同仁的樣子，對勞苦大眾起着一種欺騙作用。事實上是有錢人才享受着「自由」「平等」和奢靡的物質生

活等等，勞苦大眾一開始就受到極不人道的壓榨。到今天：這個口號更成爲沒落的，資產階級在思想領域內宣揚根本利益對立的社會力量之間的調和、欺騙勞苦大眾的毒藥和腐蝕劑。

魯迅早期雖然受到進化論的影響，但即使在當時，他的思想的主導方面是民主主義而不是人道主義。

我們可看到，在他的小說中不但很難找到人道主義或個性主義的任何痕迹，而且反映出來的是鮮明的徹底不妥協的對外來侵略和反對封建的精神。他不但堅決地反對「恩賜」的人道主義，而且反對虛偽的「同情和安慰」。

1925年寫的雜文「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更是一篇徹底的反對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的戰鬥宣言。他大聲疾呼地反對「寬恕」，反對「勿以惡抗惡」，反對「紳士們」的所謂「自由平等」！而堅決主張「韌性戰」，主張「打落水狗」，主張「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種鮮明的「反自由主義和反妥協主義」精神，正是徹底地批判了資產階級的虛偽的人道主義。

1927年後，魯迅的思想發生了一個飛躍的質的變化，他繼續對爲腐朽勢力服務的知識份子變相地提倡人道主義的虛偽性和危害性進行了無情的批判和揭露，戰鬥到底。

總之，硬把魯迅和人道主義的虛偽聯繫起來，不但符合事實，貶低了魯迅，嚴重歪曲了魯迅精神的而且對我們正確地理解魯迅，以便更好地學習和繼承魯迅精神會造成極大的混亂，導入錯誤的歧途。

——讀朱彤的「魯迅作品分析」有感而作

在 鹹 水 芭 里



通工具。這兒有海，有蝦池，有芭園，有各種生活在灌木叢林里的鳥兒，真是有一派非常濃厚的鄉村風味。我還覺察到這兒的村民之間也都顯得較親睦和善的。

我們在樹的家喝了水，坐了一會；不久，他便從樹里拿出一把槍來，說要去打鳥。我們一共是七人，計樹和我，同來的兩位朋友，和兩位住在這村附近，也是我們所相識的朋友，還有一位樹的朋友，在芭里跑了二三哩的路，只打到了一隻大蜥蜴，到了中午吃飯的時間才回來。吃飽了飯，樹叫我們換衣服，打算去捉蟹了。我們預備了兩枝鐵鈎，一長一短；一把小鋤頭，一枝叉，還有一個布袋，七個人便赤着腳出發了。

不久，我們來到了鹹水芭。這是近海地方所形成的一大片沼澤地帶和鹹水河流，它叢生着一大片一大片低矮的灌木，成了一簇簇沼澤灌木林；當漲潮時，海水會漫上來；退潮時，人們可以下河捉蟹拾蚌蚶。

我起先以為捉蟹不必下水也行的，至多用船或網什麼的就可以了。到了身歷其境，才知道自己的錯誤和淺陋。後來，我也才知道捕蟹有三法：什麼牽浮角，放網法，還有就是今天我親身體驗的鐵鈎法了。這使我更深一層地體會到體驗的重要。有時我們雖是親身體驗了，但仍存在很多不明瞭之處和錯誤的看法；何況是躲在斗室里憑空捏造和想像呢？

我們從某一處地方下水了。這時，是退潮的時候，水深至腰部。我不慣走水路，而且是初次走，心里有點怕怕，萬一踏到什麼玻璃，那就遭糕

了。但後來一想；怕什麼！既來之，則安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怕腳濕，就永遠抓不到魚呀！於是，我便放胆地走。同時，我也不想給人笑為讀書人，不中用。可是，走不上幾步，就給什麼刺到了，還好沒什麼，不然就麻煩。我和樹相比，真是相形見拙，他不愧為水中能手，在水里也能「滿場飛」，絲毫不會出亂子，就好像走在陸地上一樣地穩健。說來呀，什麼開槍，捉蟹，游泳等，真是要拜他為師，向他多多學習。

我們走着，走着，瞧岸邊的泥壁有什麼洞口的，便把鐵鈎伸進去鈎取；看看有沒有螃蟹。就這樣一面涉水走，一面鈎去，朋友們說，真正有捉蟹經驗的人，只要一看洞口，就知道洞里會不會有螃蟹了。這一類的螃蟹，是灰褐色的。有時，我們以洞口鈎取，在洞後也掘一個洞，然後從後面捉，據說包捉到的，逃也逃不了。由於這種鹹水芭到處皆是污穢濁黑的泥漿，因此，我們全身沾滿了污穢的爛泥土，糊里糊塗的。

我們在水里走了很遠的路，鈎了很多個洞，皆鈎不到半隻。真是壞運氣。那些螃蟹，彷彿預料我們今天會來似的，都不知道先躲到那兒去了。我們心里都有點兒不爽快，可是樹他還是興緻勃勃的。看看沒有蟹，他便帶我們闖進沼澤灌木叢里去抓。樹畢竟是老馬識途，否則偌大的一片鹹水芭，叫我們如何走法？不被迷困在里

面才怪！

溝，然後爬上去，鑽進灌木叢里。灌木縱橫交錯，雜亂地生長着，常常阻礙了我們的前進。因而要用手撥開一條路，彎着腰或匍匐地走着。這兒還有一種有刺的植物，常刺的人叫痛。地面上，凹凸不平，到處是黑爛的泥漿，只有少數地方大概是漲潮時浸不到，因而泥土較為鬆軟。當我們一腳踏下去時，馬上陷下去，發出「奇哩」的聲音，要很費勁才能拔出來。有時我們是走在一片的沼澤地，四處都是爛泥，沒有一棵灌木；有時我們腳踩着爛泥，手撥開灌木，辛苦地進行。污穢爛黑的泥土上，全是枯黑的樹葉和樹枝，還有其他的雜物，亂七八糟地，像屍首一樣地躺着，陷着。我注意地環視四周，眼前是一副多麼醜陋腐壞的景象呀！我覺得它彷彿是一個怪物。這兒沒有一聲半聲的嚶嚶鳥鳴聲，也沒有虫聲的吱吱，也沒有討厭擾人的蚊子來叮人。這兒非常非常的沉寂，有如死一般的沉寂，令人窒息得寂寞。如果不是為捉蟹，有誰會闖進這種如死一般的地方？

我們在這里面鑽來鑽去，看來彷彿找不到出路。可是樹卻比老還還要快捷靈敏，一個壯碩的體格明明顯現在我們眼前，瞬間已鑽進另一灌木叢中了。於是，我們也奮起緊隨在後，「劈劈拍拍」（口旁）地踏着爛泥漿跟着，但總趕不上他。地面上常常可以看到一個個螃蟹洞，但放下鐵鈎總鈎沒有，真使我們大為氣餒，只好又繼續向前進。空氣是沉悶的，只有我們

（木文轉至第八版）

打自中國第一部詩集——詩經出現後，一直都被視為中國珍寶的文學遺珍。詩歌在中國文學史上，就一路來得到很好的栽培與發展，結果詩和歌終於分家了。五四新文學運動成功後，白話詩（新詩）便在全國各地蓬勃地迅速地發展。初期的新詩是畸形的，經過一番努力之後，新詩的質量才逐漸地提高。詩本身可劃分為幾種，以詩的內容與體裁來分，有敘事詩和抒情詩，從格律上來劃分，又可分格律詩與自由詩；全時，也出現了一種富有歷史性，較大眾化的，易於明瞭的朗誦詩。

一般上來說，馬來亞和星洲，寫詩的風氣的確很旺盛。無論在任何刊物雜誌或文藝副刊，總可尋到新詩的踪跡，祇可惜每每刊來登去大多是短詩，或較長的敘事詩，而所謂的朗誦詩，幾乎是一無所有，這不能不算是馬華文藝的一損失。據說這是因為篇幅的關係，因為一般的朗誦詩佔的篇幅通常是較長的，但這是主要原因嗎？某些敘事詩難道會很短？

所謂朗誦詩，就是可以供以朗誦的詩歌，是一種較淺白，易明瞭的詩體，是一種大眾的，民間的新詩。任何事物的發展，必定從新生到末落，馬來亞的新詩可算是新生的階段，但却漸漸地發展成為知識份子的專利品，資產階級的消遣品。尤其是目前的一般



談朗誦詩

▲紅蕾▼

精短的詩歌，非加以細細嚼咬，細細體會，難於領會其寓意。朗誦詩是擺脫這些短處，而通俗化又有情節性的詩歌。因此，只要稍為曉得華語，便能夠看得明白，聽得懂。

再者，朗誦詩的好處不止於此。一首完好的朗誦詩，定有豐富的內容，文字不但簡潔而且口語化；一經朗讀出來，就能夠句句打動聽眾的心弦，挑動聽眾情緒，引起聽眾的感情。中國抗戰時期，一些愛國志士和學校團體，曾經利用朗誦詩作為宣傳的工具，挑起中國人民抗戰的情緒，號召廣大的人民保衛國家，保衛土地。效果相當好。

朗誦詩可以通過一個人或聯合幾個人直接用口頭朗讀出來。如果朗誦者有優美的聲調，把自己融合在詩中的感情，加上逼真的動作，更能夠感動聽眾。複雜的朗誦詩還能配合音樂，燈光，人物服裝等佈置來朗誦，收效更大，更適於知識水平較低的勞苦大眾。

記得幾年前，星洲的南洋大學所演出的配有「造型」的「南大頌」，得到很大的成功，很高的評價。前幾年，檳城某團體所朗誦的「太陽照在馬來亞的土地上」，也引起聽眾強烈的情緒，筆者也深深地感動於詩中的內容。

最後，我希望馬來亞的文藝工作者，能多多地發展大眾化的朗誦詩，使馬來亞詩壇上呈現新氣象，發出罕有的光彩。

有許多人把理論看着是非常奧妙和複雜的東西，所以連想都不敢去想它，其實理論並不怎樣奧妙、複雜，只要你瞭解理論的真正意義，就不覺得理論是那麼難學而不易懂的東西。理論每個人都會談，有政治認識的人，可說都有一點理論基礎，只是各人理論觀點不同而已，其實理論是人為的，假如我們光會談理論而不做實際工作，理論就變成是空洞的，沒有用處的東西，反過來說：我們所談的理論都能給於實現，老老實實為大多數人服務，這樣理論就成了工作者的一盞照明燈。

但在今天，往往有許多理論家，患上嚴重的思想毛病，他們把理論與實踐分開，同時還自認為有理論天才，因此他整天開口理論閉口理論的談個不休，可是實際工作一點都不去做，處理一些人事或工作問題也只管談理論，沒有了解清楚問題發生始末如何？就把帽子亂套，使你根本無法說明事情的前因後果，由於這樣就發生了許多人事問題，所以會發生這些問題，主要是他所患上個人主義、自鳴清高的思想毛病，假如患上這些毛病的工作者，不改變這些毛病的話，他們將會被社會所淘汰。

我們經常聽人家說：「理論必須配合實踐，」如先談理論而不去實踐，只不過等於是紙上談兵一樣。在此我希望所有社會工作者都能作到「說得到做得到」的工作精神，這才不愧是一個真正值得人們學習的好戰士。

理論與實踐

——劉英俊——

（本文接自第七版）

的談笑聲，突破了周遭的沉寂。這時，一個同伴突然說：「嘿！我們彷彿身在南越！」大家笑起來了。對呀！這開玩笑的比喻有些恰切。這使我想起了今天我們捉蟹的地方，真有點和南越一樣。我們常從圖片上看到美國佬涉水或在沼澤中巡邏剿共，看那種地方真的和我們所鑽的鹹水芭一樣，有水也有沼澤灌木叢林。但是，我們並沒有身懷作戰的任務，當然也不必可憐地每分每秒提心吊胆會挨吃子彈了。

我們在沼澤叢林里鑽了很久，搞到汗流浹背，可是螃蟹仍捉沒有。後來，我們終於走出了灌木叢，再度走

下水里去了。看看捉沒有，我們就不捉了，乾脆捉些蚶放在布袋里，聊以充數，否則，難道要空手回去？捉好了，游泳吧！我不會游，連吃了幾口水。

拖着疲憊的身軀，滿身濕漉漉，一個個像落湯雞似的，我們回到了樹的家，大約是下午五點鐘了。沖好涼，吃飽飯，樹又用汽車載我們回家。回到家來，將近八點了。

我認為這是很有意義的一天。感謝樹邀我去捉蟹，讓我有機會鍛鍊鍛鍊一下自己，體驗體驗一下這種滋味，這不是很有意義的嗎？尤其是樹家人給我們很好的招待，我是心坎里深深地感激了！

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和思維並肩走着，我替他拿着一個旅行袋，一路上，我們默默的走着，心內同有一種說不出的難受，人生最令人傷感的，莫過於與摯友離別的時候了，特別是他是我的生活圈子裏唯一的知己。

「渺華，」思維先打破沉默的說：「人生無不散之筵席！」

「是的。」我傷感的漫應着。

「勇敢點！」他輕輕執着我的手，鼓勵地說。

「嗯……。」

「還有什麼要告訴我的？」

「沒有。」我說：「我很替你高興，你能到南大去攻讀！」

我們穿過了天橋，朝火車站走去。旁邊的汽車過了一輛又一輛。

「容許我再向你勸告嗎？最後的。」

「我明白你的心意，思維。」

「但在我臨走之前，我不得不辦妥一件久積在我心裏的事。華！人是不能離羣而獨居的，我希望你能從你的孤獨生活，走進大眾的圈子去，我不忍看到你受到寂寞、痛苦的煎熬，特別是我走了以後……！」

「不！我並不寂寞，我有書本，更有事業！」我痛苦的說。

「但你缺乏大眾的力量，大眾的指引！」思維嚴肅的說：「在這動盪的時代，在這窮富地位極明顯的社會，我們是再不能把自己關在狹隘的樂園裏！」

「華，在你的作品裏，和你的為人，我知道你是一個有正義有熱血的青年，」思維繼續的說：「祇要你稍向四週的環境看看，你就不難發覺許多令人不平的事情！」

「是的，思維。」我激動地說：「我看到許多迫害良民、扼殺真理的暴徒，也看到許多在生死邊緣掙扎的良民發出的怒號和呻吟……！」

「所以，我們就應該為痛苦的民衆，支持正義！」思維堅毅地說。

「但是……。」

「華，唯有在大眾生活裏，才能看到我們的力量。」思維打斷我的話說：「所以我希望你到我們團體裏，我們團體的文化班正缺乏一個人手。華，答應我們吧！為了民衆，為了正義！」

「思維，我是百分之百支持你的，但是……。」

「我了解你的，華。」思維說：「我知道我們的成員，甚至一些領導人，他們的知識，思想，修養尚不夠，有許多地方都須要檢討的。我也知道你和他們鬧過意見，但是，他們尚是年輕，而且受到的教育又不多，所以難免會有許多的缺點，然而，他們對團體的熱誠和服務的精神，的確令我們佩服的！」

我沉默了。我們踏上了一座橋，我迷茫的望着橋下，祇剩下一片漆黑的吧生河。

「渺華，」思維的聲音又在我的耳邊飄蕩：「他們本質上是善良的、誠摯的，祇要你深入他們的

送行

· 渺華 ·

生活裏，去了解、糾正他們，你就會發現他們的優點！」

「思維，我答應你……！」我感動地說：

「渺華，你……。」他歡欣的緊執我的手。

我們再過了一座高架鐵橋，便清晰的看到那雄偉壯觀的建築物——火車站。

當我們走到了火車站，已有很多的人了，兩輛北上南下的火車，分別停在兩旁。我們進去買票，發覺許多認識的人正在等着思維。

「嗨！思維來了！」有人叫道。

「思維，我們等了你很久了！」

「對不起，各位。」思維和他們打招呼說：「謝謝你們那麼熱烈的來送行，我真有說不出的感激……。」

接着思維熱烈的和他們握手。

「從此以後，我們又失去一位重要的朋友！」

一個朋友嘆息說。

「不！各位朋友，不要氣餒，我會將你們的呼聲、號召帶到我所去到的地方！」思維說：「來，我替你們介紹，我們的一位新朋友，陸渺華！以後他將到我們文化班裏，替我們服務，我們要向他學習！」

一陣掌聲像驟雨似的响着，我深深的被他們的熱情感動了。

「我知道過去有些朋友，會和他鬧過意見，但那純粹出於一種誤會，以後我希望大家拋棄任何成見，團結在一起，共謀幸福和平的生活！」

「對！來，讓我們高唱友誼萬歲！」全體的人附和地叫着，接着一陣歌聲，大家嚴肅而莊重地唱着。我也低聲的跟着唱。一位位朋友走到我身旁，拍着我肩膀溫和地說：「渺華，以前我們有許多不是的地方，希望你多多原諒，現在我代表大家向你道歉！」

「不！我感動的說：「都是我不好，我太忽略了你們！」

「渺華……。」我們互相的握着手，緊緊地，內心充滿了友善諒解。……

突然，聲聲汽笛推動了火車，也驚醒了正沉醉在友愛情感中的我們，思維匆匆的拿了行李，跳上了火車。

「各位，努力，努力，不斷的努力，將你的生命，貢獻給你們所信仰的事業！」思維在向我們揚手說。

「思維，祝您前程萬里，學滿榮歸！」我們也同時揚起手來叫道。

我趨向前叫道：「思維，珍重！珍重！」

「渺華，努力吧！將你的筆桿，寫出世間的不平！」思維最後的說。

火車拖着冗長的尾巴，勇敢而堅毅的慢慢向前邁進了。大家都有說不出的難過地，直看到火車消失在鐵道轉彎的盡頭……

思維走了，但他却給我留下友情的溫暖；從此我的生活圈子開始擴大了。

朱老伯。小叮噹。



「醫生的職責是救人。但是，這裏的醫生，他到底為人民做了些什麼？在這篇小故事里，請看一位

老年人，他的遭遇如何？」

▲編者▼

在一條羊腸小道上，兩旁生滿了很長的野草與樹木。一個中年人，大家都叫他做亞九叔，正踏着「鐵馬」在路上飛奔着。不久，他在一間屋前停了車，急速的走進屋裏。

屋是長形的，共有九間房子，在右邊第三間房裏，睡着一個約五十歲的老頭子，名叫朱老伯，樣子像病得很沉重。還有幾個中年男女，樣子很着急，像等待什麼人到來似的。

那叫亞九叔的中年人氣喘喘的跑了進去朱老伯的房裏，坐在床邊一張椅子上的婦人便急忙迎上去，而且着急的問道：「醫生請來了沒有？」亞九叔怒氣沖沖的說：「請鬼請馬！他媽的，車子來到路口，他說車子不能進，我說：『可以跑路進來的，』而他說：『太麻煩了，』叫我們把病人送去他的治療所，便把車子開回去了。」婦人聽後很為難似的說：「唉……如朱老伯病輕的話，那還用請他上門來，我們自然會送上門去，但他現在行也難行，真叫人着急……」這時站在窗前的替人踏三輪車的胖子——亞福說：「哼！有錢請都不來，真豈有此理！難道世上只有他才會治病，他不來就算了罷！不如我們把朱老伯送去公衆醫院，大家的意見怎樣？」這時誰也沒有想到什麼辦法，只好同意亞福的主

叔像還有點不服氣的說：「這社會真不公平，有錢萬事能，無錢什麼也不用想，像今天那樣，那『白鴿眼』醫生，也許見我們住的地方不像樣，怕看了病沒錢給，便說這說那的不來了。」亞福聽後埋怨似的說：「唉！誰叫我們窮，便得受人的氣，天公又不開眼，如給我中了馬票就好了……。」當他說完後，坐在他旁邊的一個便接着說：「不是這樣說的，難道窮人真的沒希望嗎？不是的，這都是現今社會的不好所造成的。我們大家都是生活在這社會裏，所以便遭受到這不平等的遭遇，我們不能只是幻想，希望自己住洋樓，坐汽車，吃得好，穿得好！這是沒用的，而且是『自私自利』的人才會這樣想的，我們千萬不能學這樣的人。大家都知道社會上還有許許多多的人，他們所遭受到的是與我們一樣。爲了剷除人民的痛苦，便得與這殘酷的社會展開決心的鬥爭，所有的勞苦羣衆才能真正解決一切困難。要記住。不要整天幻想。如不是，將永遠做不出事來。」大家聽了，都暗暗敬仰這位時常給於他們勇氣，鼓舞着與啓發着他們的黃先生。

第二天剛好是星期日，幾位同居都沒有上工，便到醫院去探望朱老伯。但一進病房，不見了朱老伯，便向護士問朱老伯的去向，護士看了看他們，有點不高興的說：「在廁所！」便跑開了。但大家等了許久，還不見朱老伯回來，於是便叫亞福去廁所看看。當亞福找到第二間廁所時，發現朱老伯倒在地上，便忙叫人幫忙，把朱老伯扶回床上，護士也忙跑去請醫生到來。朱老伯慢慢醒了過來，睜開那老花眼，望着每位來探望他的同居，很辛酸的說道：「你們有心了：使我感覺得：人間：還有點：溫暖，但也許：我已不：能再：再嘗到人……問的：溫暖了……。」當朱老伯講到這裏，亞福激動的問道：「朱老伯！：你爲何要一個人去廁所，你也不知道自己不能行得太遠的，爲什麼不叫看護扶道：『他是我的同居，沒有親人，他是個單身漢。』」醫生聽後點點頭，想了一下，便又說：「他的病本來就很嚴重，經過這一跌，更嚴重了，現已無法醫治，現在給你們十五分鐘時間與他見最後一面，過後便得使他不必受這種痛苦，（意思是結束他的生命）。」便走開了，這使大家像晴天霹靂似的，望着睡在床上的朱老伯，而朱老伯只向他們苦笑着，但這種笑，使到在場的人，更加難受。其實朱老伯的內心也是很痛苦難過的。他已知道再過不久，便要與這幾位患難中的朋友永別了。他見每個人都帶着難過的眼光望着他。這時朱老伯眼裏已流着兩行熱淚，帶着顫抖的聲音說道：「你們不用……爲……爲我難……過了……死也……是每個人……難免……的，世上……還……有……更多……的事情……使你們……更……更難受……更痛心，你們也……不知道……我……我來了……這……這裡……只不過……一天……但我……瞭解了……不少……的事……事情……到這……醫院……來的人……多數……多數是窮人……大……大家都以爲……爲這……是……爲窮人……服務的好醫院。那……那知道，這……醫院……的工作……者，他……們……們把我們當……當……着乞兒向人討……討錢似……看待，時常遭……受他……們的白……眼與臭罵。他……們……們只……把窮人……的命……當玩……意……兒看……待，喜歡……就救你……不喜歡……便……你……去見……閻羅王……看……看……看……成……窮人……的命……比……什麼……都不如。我爲了……不想受……受他們的氣，只好……勉強……支持起來……就造成……造成……。」當朱老伯還想說下去時，見醫生走了進來，把話停住了，而且帶着悲哀的眼光望着醫生，但醫生似乎沒看見似的，把亞九叔等人叫了出去門外，大家知道眼淚與乞求是沒用了，便不出聲的走出門外。護士們便把帳布在病床四周圍起來，約五分鐘後，便見兩個人從裡面抬出一個全身用白布蓋着的人出來。朱老伯便毫無反應的離開了他的共患難之友，離開

意。經大家帶忙下，朱老伯便到了公衆醫院。醫生檢查結果，說朱老伯肚子生東西，要留在醫院動手術，大家只好先回家。

晚飯後，亞九叔等人，都坐在屋前閒談，亞九

你去，你看，弄成這樣！」站在病床的每一個人，都等待着朱老伯回答他們似的，這時，醫生已來到，經檢查後，便對大家問道：「誰是他的親人？」但誰也說不出一句話來，後來還是亞九叔回答醫生

這殘酷的社會。
大家帶着恨、難過、痛心，踏着沉重的脚步，在回家的路上走着，走着。

阿Q小唱·莫英美·

打油詩

魯迅筆下生阿Q，

阿Q長人賴精神；

千夫一指打阿Q，

阿Q還魂攀上身！

一個晚上，一個偶然的聚會中，幾個年青小伙子，攀談起來了，十分投機。他們都自稱是魯迅的子弟，並且「阿Q正傳」也讀了整十回之多；對阿Q的凡事以精神勝利法，講的聽的莫不大搖其頭，裂開了笑咀。後來，有人懷疑起阿Q已死，「你們以為阿Q真的已經死了？不在世了？」這個問題一提出，他們便面紅耳赤地爭論起來，「阿Q是遊街示衆後上斷頭台的。」

在傍聆聽的我，也懷疑阿Q的死了。無可否認，在一代文豪魯迅的筆下，阿Q是上了斷頭台的。可是，根據宗教家的一般說法：人死還有魂或是托生，從而再生於世。我想了好大半天，覺得此說其中有些兇道理。不知道宗教家的還魂托生之法，聽來過於玄虛神化了，難以令人信服。不過，根據「

小孩子」的定義，凡未娶妻嫁夫的，還是「小孩子」。所以，阿Q雖已大透了，好命的話，早已做多個孩子的爸爸了，但因他是個貧僱農，頭上無片瓦，脚下無寸土，還娶什麼老婆呢？所以，也沒有辦法娶妻，他還是個「小孩子」啊！事實證明阿Q仍是「小孩子」，我便想起小孩子被母親打罰時的動作情形，而致使我塗下了「阿Q小唱」，打油詩一首，借以回答阿Q生死的疑問了。

海
浪

一雷狄一

在那一片空曠而迷茫的大海，懷抱着那碧綠的浪波。

碧波緩緩地流，忍受背上的一切壓力，期待這麼的一天——掀波作浪，爭取自由。

壓力愈大，反抗力也愈大。

終於，不可忍耐的一天，起來了！浪濤轟隆隆號，洶湧的直叩天庭，昂藏地對着大地控訴不平。

(二)

一時，天空騰起一座座烏雲，張牙舞爪，直捲向海，彷彿要吞掉似的；兇猛的雷電飛機劈來，助紂爲暴，企想威迫海洋舉起白旗；旋風兇狠地把碧

波高高地捲起，然后又重重地墜下；疾難劈空直掃大海，黑暗像泰山壓頂般壓向海面；然而，在這生死關頭，海浪開始執戈抗斗！

在強大黑勢力面前，唯一對付的方法：只有抗戰一條路！不是取得澈底的勝利，就是弱地屈膝投降！

這是一場生死的決鬥，岸邊的小草看着這場浴血劇戰，畏怯得揮身戰慄起來！只有強悍的岩石，以其堅勇不迫的氣魄，巍然矗立不動，它參與海浪的鬥爭隊伍，激起浪濤向前猛烈衝擊！

海浪、它激昂、奔放、豪壯，它使人的心翻滾跳動；它使人的血液奔騰急馳；它給人們以戰鬥力量！

海，掀起了萬丈怒濤，向着烏雲的高空直衝上去；對着岸邊的小草，發出鄙棄的狂笑；這時，悲壯的咆哮的戰歌，在遼曠的海面响起來了，暴風疾雨，迅雷劈電越加狂擊，憤怒的浪濤也捲得越高，戰歌也越來越壯！一股股怒浪緊接着倒下來，浪潮衝上！這是無窮的生命力！

最后，它沖毀了堤岸，淹沒了大地，去沖洗人間的不平和罪孽！

(三)

海，勇壯的海！它潛伏了無窮生命力和戰鬥力，經過無數次堅苦卓絕的鬥爭，它永遠是勝利的！太陽出來了，東方的天空是一片五彩的世界，映在海波上，顯出無比的亮光和五彩繽紛！大地經過海浪的沖洗後，一切塵囂絕跡了，長出來的是年青力壯的青苗！

新的生命，開始展開活動……！



大地的控訴

· 少叻 ·

(一)

多少年代前
我們橫跨過印支半島
南渡過南中國海、印度洋
我們從馬來各羣島來
從舊日的中國來
從古老的印度來
從錫蘭、巴基斯坦、阿拉伯
來……

苦難使我們來到這土地
又奔向向土地的四方
我們立下誓言：
——要在這裡建立起家園
我們會經默默地行走
從西海岸到東海岸
在大漢山脈、濱登山脈、中央山
脈中間
冒着疾病和死亡，落泊地流淚
心里却暗暗記下
自己的脚踏出多少個烙印
我們憑着一根中國斧頭
一枝印度短鋤
一把馬來巴冷(一)
在原始的森林里閃着光芒
多少曲駝如弓的脣背
堆疊成高高的大漢峯

(二)

滲滲的汗水匯成長長的彭亨河
滴滴的眼淚滴成寬寬的叻叻河
殷紅的血、血呵
拚開出朵朵的鮮花
在祖國的土地上
我們把樹膠種子
整齊地埋藏在土間……
瞧吧！明天這里
將是一幅壯麗河山
山巒點着金色的陽光
河水倒映着矗立的樹桿
膠葉隨着輕風飄舞
激起陣陣豐腴的榴槿香
這里到處是詩一般的平原
……
這和平的土地呀
驀地里——
却掀起驚天的風暴
一切妖魔鬼怪
四面八方
帶着一排排子彈
一枝枝槍桿
來自阿美利堅
歐羅巴
東洋……
對於這些，我已喪失確實的數字
我只清楚地記得——

一次太陽膏(2)
兩次米字旗

前後在祖國的天空上威揚
像顯貴者配帶着勳章
手拿着指揮棒
硬硬說是我們的保護人
要為他們
興建夜總會、銅身像、砲台

將我們剛翻過的田芭
將一切文明
在他們歷史上
寫下是這里的創造者

給我們扔下無數鏹鏹
拋下無數受辱的身軀
殘暴的鐵蹄殘踏……
祖國呵，從此受着嚴重的創傷
學校里失去青春的朝氣
工場不再盪出歡愉的吭聲
家庭失去溫暖的親情
——一切罪惡却由此叢生

在雪蘭莪一個大礦山
白皮資方爲了更多利潤
節省了築堤的材料
造下驚人的慘案
——礦工集體死亡
而却有一根手杖
憤怒地指着屍首說：
——看，不中用的奴才！
似乎只有這樣
才能補償他們肚子裏的食糧
——雖然那只是餓不死的殘羹

在星加坡大街上
一個兇惡的矮兵
姦死了一個黑膚的少女

帶着勝利地問天皇祈禱：
——你忠誠的武士道呀，
又一次偉大貢獻！

在吡叻州內一座樹膠山
我看到一個嬰兒
張小嘴啾住母親的乳房
却在母親懷里餓僵
因爲呵，母親的乳液
已經煉過成乾
出現在倫敦的市場

(三)

聽呀——
風在呼
雷在號
苦難到達了極點
馬六甲海峽在翻滾，翻滾
帶着民族的自尊
農民拋棄舊田莊
重新尋找新的園田，帶着鋤
頭
工人離開了工場
跑進膠林里，拿着膠刀
教師離棄了淘哭的孩子
迫着離開原來的站崗
丈夫被迫離新婚的妻子
捏斷萬文柔腸
化成一把激烈的火焰

我永遠無法忘記
母親又一次踏上門檻瞭望遠方
妻子閃着淚補着破衣裳
孩子轉動着盼望的眼光

驚恐地等待着未見面的爸爸

——祖父的汗

——母親的淚

——兒子的血

我們足足地等了三個歷史皇朝

他們總是說：

——生產，生產吧，奴才

幸福繁榮要來啦

可是呵，今天的祖國

還是一片淒涼

世界上一切粉沫

掩不了鴉母的嘴臉

有人，被送進不義的戰場

有人，被關進無底的黑牢

(四)

一筆一筆的賬

一筆一筆在心頭刻上

我們承担着

壓下來吧！苦難

只要大地仍受着難

太陽仍哭喪着臉

苦難，拘束不了我們前進

我們將像個浪人

背着沉重的包袱

默默地奔向祖國每一寸地方

用我們沉重的步伐

驚喚起

土地的吼叫

用我發黑的雙手

彫塑着

人民自己的皇冠

註(一)巴冷——馬來民族慣用

的一種長刀。

(二)太陽膏——這里指日本旗

的象徵。

散文兩則

▲方杜▼

(一) 荒蕪了的家園

很久不會走過這一條黃泥路。如今，我又騎着「鐵馬」奔馳在她身上。我就像回到了久別的故鄉一樣。端詳地向四周察看，想找尋我往日所見到的景象。

我記得：在這條黃泥路的左邊的一個轉灣處，有一個小池塘，那是豬兒的天堂。我也記得：在那小池塘的不遠處，有幾株正在成長的椰樹（在這個時候，它們應該長得比那豎立在一旁的電綫桿還要高了吧！）我更記得：就在那一帶還密集了幾十戶人家，他們的亞答屋，是那麼簡陋、陳舊，而遊蕩其中的村犬，也是那麼瘦瘠，無神。在這村中的孩子們，多數赤裸着上身，皮膚顯得黝黑，他們在這貧困的土地中，渡着他們那不幸的童年。大概是由于生長在這不幸和貧困的村莊的緣故吧，從他們眼里投射出來的目光，總是那麼憂鬱，憤嫉。看來，貧困的主活，已使他們對這社會失去了溫暖，模樣的「惡狼」幾度拆散他們的家園，已使他們小小的心靈，印上了不可磨滅的仇恨！

我騎着「鐵馬」奔馳着，回憶着……不久，就來到了我所回憶中的地方。可是，我做夢也想不到，就在這個時候出現在我的眼前的景象竟是那麼地使我愕然吃驚！我不禁馬上把「鐵馬」煞住而停止前進。我以懷疑的眼光向四周望了又望，然後心情也跟

着沉重下來。我默默地想着：呵！在什麼時候，那些苦難的人們，早已被迫離開了他們的家園？是什麼人，一手摧毀了這苦難的村莊，而使這多年創立的家園，變成荒蕪的一片呵！

眼前的景象，盡是一片淒涼，瀟殺，一個人影也沒有，只有一隻瘦瘠的狗，在那廢墟中到處嗅聞，似乎要找尋舊日的一切；已往的亞答屋，現在已經倒塌下來，而稀稀落落的「亞答」也散佈在各個角落。有些還直立的柱子，也因爲經過暴風雨的侵襲而早已腐朽不堪；已往那幾株椰樹，也不知在什麼時候，它的周圍已長滿了雜草；在另一邊轉彎的小池塘（已往是豬兒的樂園），經過一場變化後，也早已乾涸，溼爛的池底也已經變成僵硬而龜裂不堪。唉！眼前的這一切變化，實在太快了！誰也難以相信：僅僅在不久以前，這里還是洋溢着一片生活的氣息呵！

(二) 一條小路

懷着憂鬱悲愴的心情，我又踏上了這一條小路。我的背上馱着沉重的行裝，告訴了她我將離開那多難的村莊，那青春健壯的大伙兒。

蔥翠的小草，生長在這條小路的兩旁。幽深的樹林，遮蓋了大部份的陽光，使這蒼灰的小路顯得那麼孤單

記得那樹膠葉落的時候，我也是背着沉重的行裝，第一次把足跡印在蜿蜒的小路上，熱情的青年朋友已經在小路的一端，迎接我的到來。他們告訴我，這條小路陪伴着那苦難的村莊，是在大伙兒聯合了村民，揮動鋤頭，披荆斬棘的時候開始的。啊！那時候，我是多麼慚愧，看着這大伙兒開出來的小路，我只恨我不會爲她滴下一滴血和汗。

小路的不遠，就是大伙兒活動的地方。幼兒那天真活潑的村童，望着剛從坡底來的我，輕輕地叫一聲「先生」。我的心情，是那麼激動，那麼的歡樂。呵！成長在那小路旁的村莊的兒女，是那麼的壯健，可愛呀！在那多姿多采的大伙兒生活中，我們時常推着「鐵馬」，帶着歡暢的笑聲，徜徉在這條小路。或者，傍晚時，我又在小路不遠處咱們大伙兒活動的地方，觀望着勞苦的村民，挑着菜籃，或者荷着染上污泥的鋤頭，踏着金光，由這條小路歸來。那時，我會想：村民的樸素和勞動的精神，叫我怎麼愿意再投回那虛偽奢糜的都城呢？

現在，我又要背着沉重的行裝，告別了大伙兒，告別了苦難的村莊，告別了這條小路。雖然，村居的生活，大伙兒一起學習的時刻和這由大伙兒開出來的小路，一切都使我留戀不捨。但是爲了時間的不允許，我不得不離開他們，離開這一條小路，而投奔回學校的懷抱。但我要說，我是還會再來的，當明年樹膠葉落的時候

一千個希望

馬蘇利 S. N. 作 白浪譯

當希望從希望的一角照耀下來，
激起心中的勇氣感覺將要準備好，
一切如今的理想將會實現，
推動一支到處受到支持的英勇隊伍。

呵！偉大的各譽，喜悅廣濶的胸懷，
期待每一個要經過的，要踐踏的，
來自各團體的洶湧巨浪，
它自開始行動便充滿了一千個希望。

誰願意，誰就可以向前建功，
面對正當溶漿沸騰的火山，
誰勇敢，誰就能夠玩火，
儘管這是襲擊、燃燒、舐着經過一切的烈火。

瞧大家的態度，却不因苦難折磨而戰慄，
仍然攜帶一千個希望光芒的火炬。

歌與舞

東華華蘭作 白浪譯

昨晚我看到一齣歌舞，
搖擺着豐滿的胸部，瘋狂在追尋，
慾望是多麼放蕩，眼睛充滿誘惑，
瘋狂的音樂响徹雲霄。

觀眾的眼睛隨着潔白的大腿，
充滿性慾地在轉移。

一切都是赤裸裸的，全都在渴望着，
性慾在體內洶湧，在熱烈渴着。

那就是漫漫長夜的歌和舞，
常常在戰爭瘋狂的時代出現；
而翌日所有的心和文字都在頌揚，
這是「藝術」，是真正「藝術家」光輝的傑作。

(譯自「波潮」GELOMBANG)

推

銷

員

——浪濤——

在這濃蔭密佈、四處荒野的新村裏，一隊一隊的踏着腳踏車的泥水匠、機器工人、錫礦工人、木匠……都帶着疲乏的身體，沿着新村的主幹往自己的家前進。

這時太陽漸漸將他橙黃色的光線收了，原野上的野草，才辛苦地喘下涼爽空氣，伸展那快要被蒸乾的長葉。三兩成羣的燕子，正在他們的葉子頂上捕捉着小蟲，而隨風滑翔着。農家屋頂上的煙突裡，煙冒出來了。這一片暮色蒼茫的大地上，灰淡的雲正被風從遠方吹來，以至把這已經快

要黑下來的地方遮得更加灰暗……，而窪窪的細雨終於飄下來了。

在這裡的某一條小巷口，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姑娘，右手正提住了那裝滿各種日常用品的大籃，左手夾住一把紅色的雨傘，一拐一拐地往前走。

她的幼膩面龐上，微微地印着了兩個笑靨；然而却青白得真像瓷器塗着的青釉。兩隻手微微地顫抖着。身上穿着一套白色很合身的衫裙，而顯出少女的自然的美。

她已經跑了一個下午，然而籃子內的物品還不會賣去多少。

前面是一間白鋅屋頂的木屋，屋檐下坐了兩個青年。一個有瘦小的個子，水波紋的頭髮，長袖衫。而他那穿着狹而短的褲子的雙腿，加上了一對長而尖的皮鞋，真像是包住布的尖竹筒。唇間插上一根香煙在不停地噴出濃白的煙圈。另一個却高個子，短頭髮，而服裝却和旁邊的一個一樣。

小姑娘在這裡躊躇了一會，腦海中仍然存着一個希望：「我能將籃子內的東西推銷去一些，或許就一兩件也好，那麼我便能得到多一兩個錢了。我便能夠有一些錢好給弟弟做藥費、母親做衣服穿……至少我也會給公司裡的推銷主任看重了，我的這份工作也有保障了……」

她的希望雖經過了許多次的被打

破，然而她還是懷住這樣的信心，每當她走入一條巷口或每一間屋子時都這樣的希望着。

於是，她再不猶豫下去了，立即面上掛上笑容，迎上前去。

「兩位先生，要買些日常用品嗎？我這有頭油，最上等的頭油。還有肥皂、香丸、牙刷……」她雖然今天才第一次出來當推銷員，但這幾句「開場白」已經在一個上午給唸得爛熟了。

「嘻嘻，你可以拿前來讓我看看一個清楚的嗎？」瘦的一個用福建口音的廣府話，笑着臉皮，張着雙眼直盯住她說。

「當然可以，這就是頭油，日本出的『丹頂』頭油。」她一面說，一

面從籃子內取出一個白色的瓶子，向他們移近了兩步。

他順手把頭油接了過去，然而他的視線並不投向手上的東西，却目不轉睛地直望着她微微地笑；小姑娘被他望得不好意思，雖然在一個上午曾經發生過許多次這樣的事，但少女怕羞的心情總是有……她只好把頭低下去。她彷彿還聽見坐在他旁邊的一個，向他說了一句話：「……好漂亮的……」她知道他們不會跟自己買物件的，於是便一把向那人手上的頭油拿過去。

他把手縮了回去，小姑娘只好抓了個空。

「唉，別忙。我會買的；不過你還有別的東西嗎？都給我拿出來。」他還未說完，左手便往裝滿日用品的籃子搶過去。

小姑娘心裡感到一陣躁急，但她不能夠逃避，只好讓他把籃子內的東西都拿出來，一件一件陳列在地面上。他不像要買什麼。他的鼻子也許很敏利，每當拿出一件東西，總是嗅個不休，看過不停，說兩句「很香啊；很美啊。」才將牠們一一地放在地上。

躁急中的小姑娘是那樣的躊躇。屋子內不一會又「爬」出幾個這樣的東西。他們一起圍繞上來，有的嘻嘻地笑，有的放飛吻，有的打眼色……各種各樣的醜惡的形象，正象徵着這裡生存的是什麼東西。登時，屋子前熱鬧起來，叫聲、笑聲，打成一片。

可憐的她，此時有如熱鍋上的螞蟻；她不知如何是好。她還看見這幫人的後面，漸漸地又圍繞了許多人，都把頸子伸得長長的看個什麼事，剩個熱鬧。她不自禁地投以渴望的眼光，希望人堆中會有誰出來「打」開一條「血路」，讓她好離開這裡。

人羣中還是沒有什麼騷動；有的只是笑着嘴巴，指手篤脚。或是含有懼畏一些人的臉孔……

小姑娘明白了。她似乎明白了一個觀念。臉上不自主地露出輕視的笑：「哼！」

雨水不停地從天空飄下，黃昏的景色已被一掃而空。留下的只是抓着臉孔的老天爺，他不時放出閃閃的電光，發出隆隆的雷聲，似乎在唬嚇着被欺凌的人……

她在毛毛雨的籠罩下，彷彿看見圍繞着自己身邊的許多東西，都是些怕人的青面、長舌，鮮血淋漓的鬼怪，其中也參插些好看面孔的「白毛常」，也有三兩個人。還似乎看見宇宙間擠滿了這些東西；鬼怪、狗、加了面具的老虎……

雨下得愈大，天也愈黑。這些可厭的東西居然也害怕起大雨來了。不一刻，留在那裡的只有呆呆立着的她。眼看着地面自己的東西，有許多被踏壞了，留下的都被雨水淋得濕透。她只好慢慢把牠們都放回自己的籃裡。旁邊一處屋角跑出來一個拐着脚，衣衫破爛，赤着雙腳的老乞丐，冒着大雨上前來，幫忙她拾起東西。小姑娘起先很害怕，還以為他是

要上來搶自己的東西呢。

「小姐，別怕。我雖然是個老不死……的東西，但我却很看不過眼這世界上的這種的。」乞丐很蒼老而緩慢地說，「世界上似乎沒有什麼好人咯。好人……好人也不敢當好人的，這裡有大有錢佬，有我這樣的老不死，也有幹大活的勞動工人，更有牛忙、地痞、掛美面孔的狗奴才……真是花花世界。唉！世界變咯……」

「謝謝你老人家。」這幾句話幾乎一起從她的口中衝出來，「今天我走了些少地方，第一個好人還是您……」小姑娘的喉頭硬住了，雨水和淚水在青白的臉上混着，淌着……一會，老乞丐已經將所有的物品都放進了籃子裡。他不等小姑娘給他第二次感謝的話便回到原來的地方去。

她以感激萬分的眼光望着在遠處躲雨的老乞丐，口中喃喃地：「他是一個老乞丐……」

雨下得更大了，遠遠的不能見到一個白色的影子，徐徐地在向前走……雨下得更大了，白白的影子也跟着消失了。

理想。達勵。

又再一次的我乘起理想底翅膀，快樂地在我的生活領域裡飛翔。我會下過決心，終身不讓理想之翼休息，我將永遠永遠地揚起理想之翼，飛翔於萬里碧空；我將永遠永遠地騎着理想之翅，在暴風雨中渡海洋；我不怕征程萬里長，我一心一意地

為採摘我多彩的明天而歡唱。是的，我從不讓一個理想輕意地從掌心溜走。

奧斯汀會說：「凡配稱為理想的事物，就必帶有善美的本質。」不錯，我時常就以這句話為出發點，為我的理想而奮鬥。我不會空想，我更不愛空虛的幻想，我有的只是一種追求善美意識的理想。

當一個幻影偶然實現時，我雖會訝異但不會歡欣，更不會因此樂而忘形，我只以輕淡的一笑來接受這意外的勝利。因為我知道得很清楚：追逐幻影者，所得到的也只是幻影似的滿足。可是當一個理想如期實現後，我感覺到不但更年青了，而且生命之燈也燃得更燦爛；我笑了——是會心的微笑；我身上的每個細胞也都笑了——是勝利的歡笑。

當一個幻影失敗時，我不會惋惜，更不會悲傷；我知道這是不值得的；可是當一個理想失敗後，我不但惋惜，而且會悲傷地躲起來痛哭一場；是的，我哭了，我為自己的無能與怯弱而悲傷。

理想就這樣地不斷的鍛鍊我，鼓勵我，指點我，教導我。她給了我智慧、勇氣、毅力。不，她給了我一切我所沒有與缺乏的。她使我成爲一位有爲的青年，她使我認識社會，她教我怎樣辨別是非，怎樣和黑勢力戰鬥。

目前，實現的理想接近尾聲時，我又戴上永恆的理想之翅，向生活的另一領域進軍。又再一次的揚起理想之翅，我終身將會理想而奮鬥，決不停息，永不罷休。

村 童

— 慧 荻 —

山河在倒退，
樹林在倒退，
土地上傳過了，
一陣火車的轟响……

經過了山脚，
越過了橋樑，
火車駛近了，
一個村落的平原……

平原的稻田上，
一羣村童在高呼，
「火車來了！
火車來了！」

站在低低的斜坡上，
他們向火車上的們歡呼，
他們也向我頻頻招手，
代表了土地的問候……

火車要繼續向前走，
我們不得不分離，
讓你們的歡呼聲，
永遠停留在我的心雷的田地上……

請你們也替我向土地問好，
並且牢牢記住我的離別的贈言：
今天，你們奔跑在農村的田地裡，
，
明天啊，你們將奔跑在全球的土地上！

新加坡河靜靜流着
沒有歌聲 沒有歡樂
風吹過來
夾着嘔人的腥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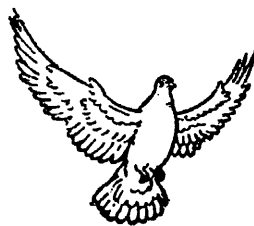
新加坡河靜靜流着
沒有歌聲 沒有歡樂
月亮吻着她的臉龐
她是那麼蒼白又貧弱

新加坡河靜靜流着
沒有歌聲 沒有歡樂
兩岸的舢舨在嘆息
嘆息長久遺棄擱

新加坡河靜靜流着
沒有歌聲 沒有歡樂
像一汪死水
只有讓細菌來寄托

新加坡河靜靜流着
沒有歌聲 沒有歡樂
河床已被污穢佔據
她再不是生活的脈膊

新加坡河靜靜流着
沒有歌聲 沒有歡樂
像垂死的病人
等待着死神的定奪



新加坡河靜靜流着

— 鐵 魂 —

浪 花 月 刊 徵 求 基 本 訂 戶

本刊為廣泛地徵求基本戶訂，特定優待郵費辦法，凡定閱本刊七期以上者。一律特價優待，即每七期二元，每十四期四元（包括郵費在內），餘照類推，訂閱者請將下列訂單填妥或照抄一份，直接用掛號寄來：吉隆坡蕉賴四條石門牌第廿八區一號 A，浪花出版社執事先生收便可。英文地址如下：Lang Wah Publisher. No. 1A/28, Batu 4 Jalan Cheras, K. L.

茲掛號寄上叻幣二 / 四元正，訂閱浪花月刊一份，由第.....期起至第.....期止。共七 / 十四期請按期照下列姓名地址寄下：

文中英姓名.....

中英文地址.....

×月×日

剛才老×來找我聊天，總共聊了三個鐘頭有餘。在這場聊天當中，老×告訴我關於××的情形。他說她已經變了，變成趨向時髦虛榮，不再像以往那麼樸素了。

我聽了，心里真是感到痛心萬分。唉！想不到一個本來有堅強意志的全學，由於受到現實的考驗，竟因此而趨向墮落。這簡直是我所不能想像得到的。

講起來，身為她的全學的我，根本不會負起幫助她的責任，這是最令人感到慚愧的事，不過，也很叫人感到遺憾的就是我本身也在現實的熔爐里煎烤，受到不知多少人的白眼及現實的打擊及生活的折磨，使我對於其他的伙伴不免給予忽略了，這可說是我心里最感到內疚的事了！

×月×日

我可說是一個對現實不滿的人！我之所謂對現實不滿當然是指對社會情形的不滿。不過，其中還滲入着我對個人遭遇的不滿。自從離開學校生活而投入現實社會的懷抱以來，我的生活始終都不安定、貧困、失意等都源源不斷地襲擊着我的意志，社會上發生的事情有時也令人感到痛心、嘆息。因此，我在性格上便逐漸轉入沉默、倔強、暴躁，反對藝術方面有着更強烈的癖好，尤其是音樂方面。「當然我並不是喜歡那些瘋狂及無病自吟的黃（灰）色音樂！」

不過，有一點很嚴重的就是我發覺我的生活範圍已逐漸狹小，甚至還產生自暴自棄的心理。現在，我的思想正在不斷地鞭策着我，全時也鼓舞着我：

呵！我們的伙伴呵！你難道能夠忽視羣衆的力量嗎？你難道能只爲個人遭遇不幸感到悲傷而忽視了祖國千千萬萬的苦難人民嗎？難道你不知道藝術創作必須結合羣衆生活嗎？唉！你無視了這些，你的生命可說失去了光彩呵；你一定會受到歷史巨輪埋葬的！那是多麼可惜的事呵！振作吧！伙伴！當祖國須要你的時候……。

對！我必須對勇敢地面對血淋淋的現實，我必須拋棄自私自利的智識份子的劣根性，投入大時代的熔爐里；到大伙兒的壯大隊伍中去！我要爲人民而歌唱；我不能再猶疑了！好！明天我要告訴伙伴們，大後天我一定要參加反××的訪問運動呵！

×月×日

不知爲什麼？家姐近來問她要錢總是不比前那麼方便，開口跟她要幾毛錢，她就照給幾毛錢，不像以前會索性給整塊或數塊錢；這還不要緊，最不幸有時還要受到不愉快的臉色。

本來，這也難怪她，因爲誰叫我出來社會不懂得拍、吹、及投機？結果沒法弄到一份職業，賺不到一文，反而又要那麼多開支。此外她的經濟情況也不算好，有時還要貼補家用。不過，我除了向她要錢外，還有誰呢？父親嗎？幾毛錢也好像不甘願

日記六則

◁方君▷

拿出來，還要囉囉！雖然他時實在沒錢。但有時錢多了一點又買馬票，賭十二支等，這對我來說簡直不得呵！所以，我就不大喜歡向他要錢。

×月×日

下午去上海書局買文具。正當那位店員替我包裏的時候，只聽到他與一位大概是「報販」的人在交談：

「唉！在聯邦賣的報紙只有×××通報能夠銷而已！報販搖頭嘆息地說。

「爲什麼？」那個店員問：

「因爲該報所刊載的都是那些無聊的東西！」

「……………」

從他們的談話當中，我覺得已足以反映了咱們目前的祖國是怎樣地受着黑色文化的侵蝕呵！

×月×日

今天接到國內××姐寄給我的一封信。信中問我爲什麼這麼久都不寫信給她？及要我告訴她關於我這裡的情形。

講起來，我的確感到慚愧，因爲這半年多以來我都不曾寫信給她，往往爲了沒時間或者沒有心情而擱置下來。

這次她在信中告訴我關於她那邊的美好生活，並希望我也能到那裡參予建設社會主義事業，不過，這在我覺得是很難辦得到的。雖然我很向往那種生活。因爲，我想到：在咱們偉大的祖國尚未獲得真正解放的時候，我實在是不適合而且不應該離開那真正須要我們的祖國——馬來亞及千千萬萬苦難的人民的！

×月×日

「每逢佳節倍思親」——這句話是說一個遠離家人或朋友的人，在不尋常的節日裡，特別會懷念他（她）們。今天是中秋節，晚上對着皎潔明亮的中秋月，我雖然沒有遠離家人，但我也會別有一番懷想；我懷想我那些畢業後分離至今的全學。

記得在去年我們將要中四畢業時，我們全學大家會在中秋節那晚于××全學的家舉行月光會。我們大家可說都懷着惆悵的心情，雖然表面看起來我們是快樂地渡過。當晚，很多全學都暢談畢業後的打算及期望，我當然也不能例外；我最記得的就是我會說這幾句話：「全學們！在未來的日子裡，我不知道你們受到現實的考驗將會變成一個怎樣的人？是變得更加堅強嗎？還是從此自暴自棄，不能自拔，不過，我不希望，也不相信你們有誰會衰頹到那樣的地步。全學們！勇敢地地和殘酷的現實社會展開搏鬥吧！……………」

不過，事實擺在眼前的却是很令人感到哀惜的，就是有些全學在現實熔爐中早已「軟癱」下來，甚至變成了時髦的「太空人」。此外，全學之間的聯繫也隨着環境的差異而疏遠起來，以往會許下的諾言也早已變成紙上談兵。這……………這就是現實的殘酷吧？

(寫) (作) (與) (模) (仿)



—林白—

XX:

來信已收到了。

你在來信中所說的：「我不贊成寫作者爲着發表而粗製濫造。」我也有同樣的感想。

目前，無論在報紙副刊上，或是在刊物裡，甚至一些軍行本中，都可以閱讀到許多不令人滿意的作品；尤其普遍地存在這些作品中的缺點有：(一)寫得概念化，浮面化，缺乏藝術；(二)模仿的痕迹過份明顯，缺乏創造性；(三)只寫風花雪月、旅遊足跡、個人的苦悶，缺乏現實性與教育性。前者是作者客觀上的錯誤，經過努力後當可改正。後者是作者主觀上的錯誤，必須根本性地加以改正——如改正作者的文藝觀，方可克服缺點。致於中者，這種缺點如果是出現在報紙副刊或刊物裡，應該是作者客觀上的錯誤；如果是出現在專集(單行本)裡，就應該是作者主觀上的錯誤。

有人說：初學寫作者可以模仿名家或較有寫作技巧者的作品。我覺得這話並沒有可反對的地方，因爲一個初學寫作者，由於沒有寫作經驗，自然不知道較好怎樣開頭，怎樣結尾，怎樣連接，怎樣剪裁；所以，

如果他們模仿後而能消化，以後他們自然會靈活地、技巧地運用他人的寫作技巧，創作經驗。

但是，模仿不應該是沒有限定的，如果過份模仿，那麼，他們的作品使人讀後，未免就有「君是文抄公」的感覺與懷疑了。

近兩三年來，馬華文壇上文藝書的出版，可以說是相當熱鬧，這是好現象，也是壞現象。因爲在有機會時，某些文藝寫作者，往往沒有考慮到作品的質，就紅着臉皮把作品交給出版公司出版，這是非常不應該的。

尤其遺憾的是：在一些文藝書中，我們還發現了許多過份模仿的作品。信手拈來，我們就可以從香港藝美圖書公司出版的「流螢」中找例子：

紅毛丹熟了，
紅得如火；
一片紅光，
在樹上閃閃灼灼。

紅毛丹熟了，
紅得似花；
遠遠望去，
好像西天的晚霞。

紅如火，紅得好，
紅似花，紅得妙，
紅如火和紅花，
織成植樹者的歡笑。

——魯莽：「紅毛丹熟了」

第一次閱讀這詩時，我會深深地敬佩詩作者的寫作才能，因爲這首詩寫得相當形象，詩的語言也簡煉；但是，當我閱讀了中國詩人梁上泉的「奇在巴山蜀水間」中的「桔子紅了」(見上海書局出版的「中國現代詩歌選」)之後，我不禁笑了，笑我少見寡聞，笑某些人把這首詩說是可以代表作者的詩的風格。其實，我不敢相信這算是一種詩歌創作。如果我們把這首詩和「桔子紅了」一比較，實質不同的大概只有最末兩句罷了。

詩歌創作，原是詩人表現現實，抨擊現實的一種工作表現；因此，詩人必須跟得上時代，才能抨

擊社會最新的錯誤，提出社會最新的問題，才能創作富有時代氣息的作品，但是，有許多詩作者忽略了這點，他們總是「舊瓶裝舊酒」，寫着已經有許多人寫過的題材，而不掘取現實社會的寫作題材。文藝園地裡所以會有許多人云亦云的作品，相信這些因爲作者過份模仿他人的作品所致。現在，我們北干那那文賦書局出版的「膠林戀歌」中，再找出一個例子：

望穿長流的水；
望斷飄蕩白雲，
再不能重溫
往日兒時的美夢，
投在母親溫暖的懷裏。

夜半夢醒
憑欄遠望。
柔佛海峽岸邊閃閃的燈火；
夜空中閃爍的銀星。

母親呵，
記得烽火的當年。
您無辜地被軍隊誤打死在林裏，
明兒會爲妳的死
而哭到魂斷長堤。

母親呵，
你就這樣永別人間，
不再回來了嗎？
妳在九泉之下是否知道。
那籬邊的雞冠花，
果園裏空階的落葉，
依舊是當年的庭院，
永守家園；

在不幸中戰敗的明光呀！
在外忍受着無盡的摧殘。

——難明：「思母」

我有一個不懂文藝的愛好歌唱的朋友，當他看了首詩之後，曾不背地說：「寫盡了這麼簡單容易的嗎？」我聽了就驚奇地向他問明原因。原來難明

君的這首詩是從秋霞所唱的那首「思母」的歌詞脫胎而成。如果有人要我說出這首詩和這首歌的分別，相信我會說：難明君的這首「思母」，只多了「記得烽火」的當年，您無辜地被軍隊誤打死在膠林裏，明兒會你的死而輟學」和「祇有浪子回頭的哥哥，永守家園」等詩句。

小說方面，我們也可以從容株京華書店出版的「看見風的人」中取出一篇「苦憶」為例子。夢平君的這篇「苦憶」，其實只是巴金的一個短篇小說「一件小事」的化身，全文的事情情節差不多是一樣的。如果說這兩篇小說有分別，那麼，它們分別的程度大概就是這樣；

「說過不行就不行，你沒有禮申，我不把你撞進馬打厝（警察局）去烏公（罰款），已經是多隆你了，你還不給我滾！……哈哈！哈哈！哈哈！這樣欺騙的東西也敢挑來賣，誰要你的！」警士嘲諷地發出尖銳的笑聲。

——夢平：「苦憶」
「你完兩不納捐。我不把你抓進公安局罰錢，已經算是很開恩。你還不快滾！哈哈，你有生意？誰肯要你的壞東西？」警察得意地笑起來。

——巴金：「一件小事」
像以上所引的這些近乎抄襲的作品，如果是出現在一些習作園地裏，似乎還有可原諒的地方；實際上，這些作品却是出現在一些專集裏，這怎不叫人遺憾？怎不使讀者對文藝書失去信心？
但是我這麼說，並不意味說：有相當寫作者不可以模仿他人作品；也不意味說：模仿的作品不可以收進專集中。其實，我們面對的問題應該是：怎樣去模仿他人的作品？怎樣的模仿的作品才可收進專集中？

我覺得寫作者模仿他人的作品，只能夠模仿他人的作品的形式，致于作品的內容，主題，故事情節，語句，都必須是作者自己的；要不然，模仿和抄襲又有什麼不同呢？

原甸君的「青春的哭泣」中有一首「父子夜話」，該詩是作者模仿藏克家的名詩「老哥哥」的形

式而寫成；但是，我們却不能否認這首詩的創造性，因為詩中的內容，人物都是掘自馬來亞社會的，詩的語言，主題，都是作者本人的。

我覺得：任何一個寫作者，他必須先對人生社會有某種見解，對現實對世人有某種憤激與不滿，對不幸的一羣有某種同情，然後，才執筆寫作，甚至模仿他人的形式寫自己的題材，這樣，他寫出來的作品，才可能是他自己的，才不會人云亦云。

平

凡

的

我家門外有兩棵橡膠樹。
一棵已經死亡，它的枝葉早經落盡而廢滅，只剩下粗壯而已逐漸腐朽的軀幹矗立着，彷彿偉人鑄成的銅像似的默默地挺胸肅立。一棵剛抽出了新葉，在那稀疏的枝條裡點綴着青翠的嫩綠，在朝陽撫照中絲油油地閃爍。它那壯碩雄偉的身軀滿刻着「生活」的記錄。

那株紫紅色的玫瑰不知在什麼時候盛開了，牠們就如村裡愛打扮的姑娘花枝招展地「爭妍奪麗」，蜜蜂嗡嗡地為牠們歌唱了，我真不曉得它唱些甚麼。鳳仙花和不知名的小紅花也開放了，然而牠們沒有羞花之容，閉月之貌，牠們自慚形穢似的赧然地躲地角落裡。

橡樹落葉的時候，玫瑰花正在做夢，在長夏炎熱的烈日下，在靜寂底夜裡夢見了春天；我也知道小紅花的夢，就如同玫瑰花一起也夢見頹廢的詩人在花瓣上灑了幾滴清淚。灰白的月亮露出半個臉兒，用冷冷的眼光似乎在對橡樹嘲笑。然而橡樹豎起了投槍似的枝條，針對這高大而擁有無限權威的天空，使它遠離了地面而不敢任意施用威嚴的壓力；亦使星星在發抖而不敢對人間輕視，只遠遠地眨鬼

一個寫作者，他如果懶得深入社會，深入人生，去尋找一切事情的本質，去掘取新鮮的寫作題材；只在他人的作品裏偷竊寫作靈感，那是很不該的，他的前途也必然是沒有光明的。

嚕嚕嚕嚕說了許多，你如有意見，還得坦白告知呀！謝謝。並祝
進步！

林白上 X月X日

故

事

——茅青——

眼顯出大有深意的冷笑。月亮瑟縮地躲到雲後去了，但籠罩大地的暗夜又將會使它們顫抖不安。

橡樹開花的時候，鳳仙花與小紅花已經凋零了，嬌艷的玫瑰也已枯萎。蜜蜂也不歌唱了，也許只有詩人對牠下淚哀憐，也許人們早忘却牠曾經有過存活。不知誰家的頑童將滿地的花瓣撒到小溪裡，於清溪像滲透了鮮血，立刻散開，逐漸地伸展拉長。於是孩子們都拍手叫喊，跑着，跳着；一段清澈如鏡底溪流，遂映出天真活潑的孩子們的笑影，隨着笑聲在搖曳，蕩漾着；直至水面復歸於平靜。
「亞！」——不知從何處飛來一隻烏鴉，牠精神飽滿地彷彿戰士似的直立在廢滅的橡樹上，挺胸默默地守衛着。

茂密的膠葉巨傘一般地張開，它擋住了毒烈的陽光，托着高大而深邃的晴空。也許玫瑰花又要做夢，夢見春天，然而人們沒有春天，大地仍然是醞熱的長夏。

「亞！」——烏鴉又一聲長嘯，牠拍擊着鐵葉一般的翅膀，衝向深遠的長空箭也似的飛去了。不知誰家的黑狗突然狂吠起來，牠兩眼注視着尚在翁翁閃動的烏鴉遠去的背影。

我們的火車是六十年代偉大的人民列車。隨着母親祖國心臟的跳躍，依循着激盪脈膊，我們，祖國的兒女們聽出了母親由衷的呼號！

呵！妳好，祖國！我們時刻在為妳祝福，祝妳堅強壯大祝妳和平快樂！

呵！妳好，祖國！我們時刻在為妳祝福，祝妳堅強壯大祝妳和平快樂！

呵！早安，獅島！早安，朋友們。早安！成千上萬最敬愛的工人們！

雲霧散開，紅紅的大陽昇起來，獅島呈現出她的大慈面貌。呵！早安，獅島；妳青春活潑的少女，妳最富高昂豪壯氣魄的戰士！

列車穿剪在妳的胸懷裡，一股熱氣，一陣芳香，從妳高高聳起的胸脯上騰發出來。呵！環山在，原野在笑，列車的轟轟聲也閑慰地，

呵！誰說祖國沒有希望，誰說祖國十分愚蠢？請看看吧，我們雄偉的獅島，我們青春美麗的少女島！

朋友們迎了上來，列車繼續馳馳在穩建的軌道上，朝着雄獅的號聲，急速地奔湧前去。

呵！早安，獅島。早安，朋友們。早安！成千上萬最敬愛的工人們！

朋友們在雄鷄還沒有唱出第一句朝階讚歌的時候，就站在峯巒上瞭望，顧盼着來自祖國心臟的兄弟們姐妹們。掀開鴻濶的胸懷，揮舞着結實和堅強的手腕，附着獅島兒女們特有的在鬥爭中，取得一次又一次勝利的微笑，以及被血洗禮過的熱情，來迎接我們這批熱愛自由，追求真理的隔岸兄弟。

但是，工人們起得更早，妳腹中的歷史的河流起得更早，威武的墊伏着雄獅起得更早；

在黯黯的夜裡，他們不會睡過。不是嗎，獅島？他們怎睡得下呢？為了妳的安全，為了妳懷抱中可愛的兒女們的生存，他們熬過了無數個淒風苦雨的夜晚！他們知道得很清楚，如果睡着了，他們將永無醒過來的日子；就這麼樣地，被奴役，被宰殺！

然而這算得了什麼呢，暗無天日的生活已熬過了一輩子；他們的拳頭，用他們的鮮血，跟壓迫者統治者展開生死搏鬥，不屈不撓！這悲壯的鬥爭始終沒有停過，一直到現在，吃人的猛獸已經遍體鱗傷，剩下苟延殘喘的一口氣了。但是，這即將死亡的最后的掙扎，是殘忍的，勇兇極惡的。他們知道還得拿出更大的勇氣，和鋼鐵的決心，以為爭回



獅島巡禮

郁文

應有的自由的權利！

呵！獅島，苦煞了妳廿年了，妳的兒女也都已成長了，妳該竭竭吧！

是的，妳該好好地快樂在休息一會，妳用心血哺育起來的兒女們會保護妳，用祖宗遺留下來的誠懇、忠直、勤勞、剛強和勇敢！

是呵，獅島。妳一生的血淚掛在膠樹上；妳的氣息已變成林立的煙窗，日夜吐納着窒悶的冤氣；折而妳的手足也被砍短了，像一隻被禁錮的蒼鷹，折斷了翅膀，墊伏一隅。但是，我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呀，妳的朋友遍天下，大家和穆地往來，親善地慰問。應該在妳的心臟上豎起自由女神的銅像，昭彰於世界上，叫紐約港口的自由女神黯然失色！

呵！獅島，我要痛哭，我要疾呼控訴！是誰不讓妳展翅翱翔？是誰將妳鞭撻的體無完膚？這叫我們，妳的兒女們總不深惡痛絕，氣憤填胸呢！我們幾時才能報這口千載的怨氣！

妳好！獅島。我們再不想像了。揭起星加坡河的水洗個臉，再解個渴，我們嘗到芳香和苦澀。那是工人們勞動的奸計，那是人民從眼中擠出的悲哀淚水！

然後，我們要撫慰妳的頭髮，是否像童年時的柔嫩而光澤？於是將足跡印在裕椰大學城的山崗上，看妳神經的中樞，文化城市的風彩，是否將青春和希望一貫地保存下來？這是獅島人民披荆斬刺的結晶品，是偉大民族，偉大精神，和優秀文化的所在！

站在峯巒起伏的山崗上，我們的心情是多麼喜悅而迫切！緊緊地，深切地，我們擁抱着妳的豐美的胸體，屏住呼吸，張大耳朵，傾聽妳的心聲。可是妳在哭泣，將滿懷哀情撒在「南大湖」上，讓我們在更深

寂靜的夜晚，從它波動的微光中，暗暗地去體味，去摸索出一條真理的大道！

太陽又從魔掌中掙扎了出來，轟轟的震撼天地的聲響由遠而近，是時代的列車，廿世紀六十年代人民列車已經繼

往開來。

再會吧，獅島；再會吧，朋友們！我們不敢停竭；當時代列車風起雲湧地奔馳，朋友們，停頓就是死亡！

但是，兄弟們呀，我們還有許多轟轟烈烈的血淚史要傾訴；在武吉智馬的山崗上，在華僑中學的廣場上，在中正湖的堤岸上，在雷雨交集的馬路上，廣濶的草地上……

呵！我要告訴妳們，人民是以什麼姿態站起來的，是以什麼精神將自己的鮮血撒在現實的旗桿上！……

可是，妳們要走了，那麼蒼促。什麼時候，我們再能相會，讓我們將偉大的人民，英雄的鬥爭史

(未完本文轉至第廿一版)

話 對 的 夜 午

= 慕 侃 =

夜晚的寒風刺骨，雨後的青蛙叫聲淒厲，一彎新月發出淡弱的寒光，大地罩上了恐怖的陰影。

就在這寂靜，悽涼的夜晚，一間小茅屋裏仍亮着一盞小油燈，在寒風中，那火舌不停的顫抖着，使屋裏一暗一明的閃着燈光，更增加了夜晚的悽靜。油燈旁，坐着兩個中年漢子，在慘淡的燈光下，兩人的面色鐵青，對着一盞孤燈，他們沉默着……

「不，不能！你不能去。」老陳以兩道炯炯的眼光，注視着他；「太危險了。」

「危險？」那漢子似乎也顧慮到這一點，過了一會道：「難道我們就這麼等着餓死？」

「唉！小李，多忍耐幾天吧！或許……」

「多忍耐幾天？何止幾天，多少年來，我們過着這種吃不飽餓不死的日子。」他頓了一頓，繼續說道：「想想看，當年從學校出來後，我們便在勢力刁廠裏工作，整天都爲他賣命賣力以換取三餐，你還記得麼？當你還沒有被壓傷腿的時候，他還

曾經拍着你的肩膀說『好！你真行！』

「但到了你被壓傷腿的那天，他連看也不給你瞧上一眼。」說到這兒又向老陳臉上望去，他低下頭去，雙眼一片茫然。小李又接着說道：

「之後，我向他借點錢想替你請個醫生看看，沒想到他竟一口給拒絕了。老陳！你想想；他是人，我們也是人，爲什麼他們一整天的只坐着享受，而我們則受着無限的苦，爲什麼？爲什麼？……」

「小李，你太激動了……」

「是的！生活的壓力，使我增加了勇氣，貧富的懸殊，使我認識了社會的不平。然而，時代的進展，並沒有使人們生活好轉，貧窮的依舊貧窮，一身破衣爛褲，永遠是我們的標誌。」

「小李！這一點我是明白的；自從我成了個殘廢者以後，這些日子裏多虧你的照顧，才不致於餓死。」他以感激的眼光望在小李臉上，接着說道：「但！我總覺得過意不去，因爲你的收入實在太少了，況且如今你又失業了，要挑起兩人的生活負擔實在不易。可恨的是我這雙腿給折斷了，不能繼續工作，否則……」

「快別說這些話了，在這社會上，只有窮人才能了解窮人的痛苦。你我一向來又情如兄弟，如今你既不能再工作，這生活負擔也應該由我來負起了。」

「唉！生活的壓折，並沒有使你屈服，只有使你更堅強剛硬。這也說明了痛苦的生活並不能使人低頭。」

彼此又沉默了一會……終於……

「老陳！我到底認爲我應該去一趟，我們總不能等着被餓死呀。即使被抓進監牢也盼得二碗飯吃。但！現在你却無依無靠，要是我此去失手，那麼你……」

「我嗎！倒沒關係，我已是個殘廢的人，活着

挨餓也倒不如一死。但！你是一個大好青年，一個有爲的青年。你有的是滿腔的熱情與遠大的抱負。生活雖然過得苦，但，身爲一個青年人，你應該勇敢的克服它。

「小李，社會是須要許許多多的像你這般的熱愛勞動的青年人來建設的。所以，你應該面對事實，腳踏實地，去幹年青人應幹的事，完成你的任務。」

「雖然！環境是那樣的敗壞，但！你總不應該就此去幹那鬼勾當。相反的，你必須克服現實生活中的障礙，步向光明的大道。」老陳以勸導的口吻說了這許多話。小李也默默的接受了，他使勁的望着老陳，突然衝前去握着他的手說道：「好！我就不去。我想世界這般大，總不會連容納我們的地方都沒有吧。明天！明天我再去找工作。」

倏地裏，油燈裏發出極輕微的兩聲「必碌」，燈心燒完了，室內頓時黑暗下來。但，在這黑暗的屋中仍然燒着兩顆熾熱的心。

(本文接自第二十版)

蹟都告訴你們呢？
啊！是朋友的聲音，獅島的聲音，溫暖的親切的聲音！

轟隆隆(口旁)，有規則，有音譜，有節奏的戰鬥的旋律，時代的人民列車開到了。啊！再見吧，朋友們，兄弟們，我們會再來的，我們要傾聽你們光榮的事蹟，以爲策勵祖國向你們看齊，肩並肩地共同駕御時代的列車！

「好！再會吧。」朋友們揮動手，像揮動前進的旗幟：「但是，請代我們向隔岸的祖國的兄弟同胞們問好，告訴他們，我們是時刻惦念着他們的！」

「好！再見，讓我們在鬥爭中再會吧！」
廿世紀六十年代的人民列車開動了，隨着祖國激動的脈搏奔馳！

啊！再見吧，獅島，偉大的英雄的島，我們永遠向你致敬！

碼頭工人王二手里拿着剛領到的薪水，口里不斷地哆嗦着。他想起上星期，因妻子的病，而向老板預支了五十塊錢，今天，雖然是出糧的日子，但，所剩的只有三十塊。他手里拿着僅有的三十塊錢，不停地翻動着。腦海里盤算着；這三十塊錢，該怎樣用，買米呢，買油鹽呢，還是請醫生呢……

鬼

——飛花——

賭

這是一家山黑社會頭子——洪成所開設的賭館。洪成，為人狡猾奸詐，臉肉橫生，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一個好事都不做的歹人，他在地區稱雄道霸，為非作惡，手下的嘍囉很多，人人都稱他為大哥成。

王二像落地生根似的，站在賭館門口，眼睛望着招貼，口里喃喃自語：「發財，發財。」這時，一個嘍囉跑出來，看見王二手里的錢，心服兒

一閃，急忙跑過來，拍拍王二的肩膀：「呃，老兄，想發財吧，里邊坐呀！」

王二如夢初醒，連忙答道：「哦不是不是，只是看看吧了。」嘍囉又說：「呃，看看有什麼用呢，玩他兩下，碰碰運氣嗎。」這時，一個賭客，手里拿着一大疊花花綠綠的鈔票，從里邊走出來，王二見了，開始動搖了，於是壓低聲音問：「喂，老兄，里邊到底玩些什麼把戲呢？」嘍囉說：「呃，里邊玩的，可多着呢！有賭牌九、擲骰子、有輪盤、還有……」王二心里癢癢的，想想，如果手頭上的三十塊錢拿來作賭注，萬一贏了，那時呀，豈不是能買更多的東西嗎？想着想着，脚步慢慢移動，一步一步的向館子里跑，嘍囉掀起門帘，領着王二進去。

館子里熱鬧極了，王二站在門邊，向四週望望，見到賭客們聚精會神地賭，有些大聲叫喊着：「鹹家富貴，買一號開三號。」

「喂，老兄，不用生氣，輸了不是再來囉，反正籌碼多得是。」

「丟那星，這次要殺到一隊一碌，才可以順順這條氣。」

王二跑過去，看見這桌的賭注很大，又跑到鄰桌，這時，「嘩，開中啦，喂，亞華這次肥囉。」

「呃，還沒有完呢。」

「對，對，還沒有完。」

「喂，李大哥，玩這個嗎，最容易贏，才玩不上兩手，就勝這麼多啦。」

「是呀是呀。」

王二張開口聽他們談話，也不由自主地參加一份。他把三十元換了籌碼跟着那些賭客買，可是，十塊錢一轉眼就輸了，於是，再把唯有的二十塊錢也換了，手氣太壞了，一會兒，又半數去了，最后一注，全都買上。

這次，算是老天爺開眼啦，贏了百多塊，王二開始有信心，又繼續玩下去，接二連三的勝利，使王二心花怒放，望着面前一大堆的籌碼，突然，想起家裏有病的妻子，兒女都喊肚餓的情景。想着：「就此罷手，改天來再殺他兩趟。」他把籌碼換了現錢，算算一共五百塊錢，就瀟灑地走出去，嘍囉立刻向大哥成打了一個眼色：「大哥，他跑啦。」「不要緊，他會回頭的。」大哥老練地說。「這條伙果然有點利害，讓他贏了這麼多。」，嘍囉有點不服氣。

「你先不要吵，這叫做先甜後苦，以後他就知道。」大哥成說。

「可是……。」

「呃，兄弟們，這是一隻肥羊，你們替我好好的幹。」

「這……。」大哥成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然後，慢條斯理地走開。

王二拿着錢，急急忙忙地跑到雜貨店，買了十斤米，一瓶油和一斤鹽，又到飯檔，砍砍切切了幾塊錢的紅燒肉，又買了兩瓶竹葉青，心情輕鬆地回家。一到家門，就聽見妻子呻吟的聲音，心頭一陣酸，立刻跑進去，放下手中的東西，大女兒秋梅跑過來說：「爸爸，你回來了，媽媽她……。」

「亞梅，我知道，你先把東西放好。」秋梅聽話地把東西放好。王二跑近妻子的牀前，輕聲對子妻說：「鳳萍，你覺得怎樣？」「二哥，我……我……我……我不能夠了，咳……咳。」

「鳳萍，你不要這樣說，我一定要盡我的能力把你醫好。」

「咳……咳……咳，二哥，我真該死了，得了這個病，連累到你這樣辛苦。」

「唉，說什麼連累不連累的，我們是夫妻，那我又怎能看着你病，而不醫治你呢？」你好好地休息一下，我去請個醫生來。」說着就替妻子弄散落的頭髮，然後起身向門外去。秋梅帶着兩個弟弟跑上來，「爸爸，你上那兒去，我們還沒有吃飯呢？」「爸爸，我要吃飽子。」「爸爸，我也要。」「好好！你們乖乖的聽姐姐話，我去買啊。」王二摸摸小兒子的頭說。

王二先到附近買了一些飽子。再去藥房，請了一名醫生，給妻子看病去。秋梅站在門口遠遠地望着，看見父親回來，就抱起弟弟，指給他看：「你看，爸爸回來了！」兩個弟弟見了，也叫着：「爸爸回來了。」王二把手中的飽子交給女兒，帶着醫生朝房里走。醫生打開藥箱，拿出聽筒，套在頸上，然後坐在牀沿，用聽筒聽脈，又探探熱度，面色顯得有點不妥，收起聽筒，就向房外走。王二連忙跟着出去，詢問醫生：「醫生，我的妻子，她怎樣？」

「照目前的病況來看，還沒有渡過危險時期。」

「那……那會有生命的危險嗎？」

「只要有充份的醫藥，還可以有得救，但，千萬不要給他受到刺激，不然的話……。」

「就會死，是嗎？」王二打斷醫生的話，醫生點點頭，一言不發就走了，王二望着他的背影漸漸地遠去。

第二天，碼頭來了一艘大貨船，王二和一羣工友賣力地扛貨。好久，才把貨下完，就大顆兒在倉庫門口聊天。

「二哥，最近，你染上賭博的習慣。」

「呃，亞平，這是玩玩吧了，反正有空，碰碰運氣也好。」

「二哥，這不可說玩玩，萬一上了癮，那就糟了。」鄭平說，「況且，你的家境又不會很好。」

「呃，你老兄替我放心好了。」王二說。

鄭平見勸不聽，就把話題拉開，「二哥，近來二嫂的病怎樣啦？」

「唉，不要說了，還是老樣子。」

「我看，還是送進醫院吧！」鄭平說。

「唉，亞平，你知我的啦，那來這麼多錢，送進醫院呢！」

晚上，王二又跑去賭館，大哥成見了，嘻皮笑臉的迎上來。

「喂，二哥，怎麼這樣久沒有來過。」

「哦，最近忙得恨。」

「來，來，這邊坐，今天該玩玩新的啦。」

「什麼？新的？哦，是這個嗎，好的。」於是，開始賭了。今晚，這桌的賭友，有的不尋常，個個都是面黑黑的，像是懷有什麼心事似的，大哥成向大家使個眼色，他們都領悟了。

牆上的鐘，敲了十二响，王二望了一下，埋怨地把牌丟下，他的額上冒出汗來，眼望着一大堆的籌碼往別人的面前跑去。他猛然地站起來，大哥成連忙拉住他說：

「喂，二哥，怎麼，要溜了。」

「他媽的，不要拉住我，我回去拿錢來趕注。」

「喂……老二兄，你係得嘅！」

王二忽忽忙忙跑回家，走進房裏，拉開抽屜，把剩下的百多塊，放進袋里，女兒秋梅跑上來，「爸爸，媽媽她剛才咳嗽得很利害，而且還吐了一口血。」我知道啦，一會我叫醫生來。」說完頭也不回的出去了。

王二來到賭館，拉起布帘就往裏邊走。大家見了，都異口全聲說：「喂，我們的王二哥來了，開始吧！」不消一刻鐘，王二又輸光了，他沮喪地站起來，兩手插進袋里就走，大哥成馬上跑來，「呃，二哥，不來啦！」

「都輸光了。」

「呃，二哥，」大哥說着，伸手入袋，拿了一疊鈔票，算了算，然後

給王二，「啦，這里有二百塊，拿去翻翻本。」

「可是……，」

「唉呀，先翻本嗎，慢慢才算，去！」

「好吧，既然大哥這樣照顧我，我就拿去翻翻本。」

可是，王二的手氣實在太差了，大哥屢次借給他，都一一跨了。已是深夜了，王二一步一跛着回家，一到家，就倒在牀上，妻子見到他這個樣子，就問：「二哥，你怎麼了，垂頭喪氣的。」「哦，沒什麼，只是有點不舒服。」「不舒服，可不吃點藥呀。」「不必了，躺一下就沒事了。」王二兩眼望着屋頂出神，漸漸地，就睡去了。

「喔……喔，雞啼聲把惡夢中的王二驚醒，他暮地坐起，看看身旁的妻子，才鬆了一口氣，他的女兒跑進來，「爸爸，水倒好了。」「哦，我就來。」說完，爬起身，往廚房里去洗刷，他想起昨晚輸的錢，和欠大哥成的，決定今天不上工，再去賭過。希望贏回所輸。于是，他草草地吃一些早點，就到賭館去，雖然是大清早，但，仍然有許多賭鬼在賭錢，因為他們是賭通宵的。」王二走進去，找着掌櫃的就問：

「呃！你們大哥呢！」

「哦！你找大哥，找他幹嗎？」

「沒有，想跟他商量一件事。」

「那，他在里邊，大概還沒起床吧？」

「你老兄，麻煩你替我通聲一下，可以嗎？」

「這個……好吧，你等一會。」

「掌櫃的說着朝里邊走，一會兒就跑出來，跟着大哥成也出來，雙手擦着眼睛，一瞥見王二，立刻張開笑臉。」

「哦，原來是老二兄，這麼早，有什麼事嗎？」

王二望望身旁的人，又望望大哥成，「呃……。」

「哦，那進來談吧！」

「是！是！」王二應聲跟着進去。

在房裏，大哥成問：「究竟有什麼事，這樣神秘？」

「沒有，不過……呃……。」

「說話爽快點，別吞吞吐吐的。」

「大哥，我只是想再向您借……。」

「借一點錢作賭本。」

「這個嘛，不過，你已欠我六百塊，現在又要借……。」

「再借二百塊。」王二打斷他的話說。

「打算什麼時候還？」

「呃……什麼時候還……這……這可說不定的。」

「那怎麼可以，你總該給個日期呀！」

「那……那……等我拿去碰碰運氣打算。」

「呃，這不可以，萬一輸了怎麼辦？」

「那我可用我的工錢來償還。」

「只靠你那份苦力來還，恐怕要

還到第二世啦。」王二對那輸了的錢有點不甘心，又想不出好的話來說服大哥，頓時感到手足失措，踱來踱去，大哥成見了這情形，知道機會來了，于是，就使出他的陰謀來，對王二說。

「依我着，這樣吧，二哥，現在總共欠六百塊，再借給你二百，萬一還不上，那把你的女兒押給我好了。」

這……：呃，不可以的。」

「那我只好自己想辦法啦。」說着，整理一下衣服，裝着要出去的樣子，王二立刻拉住他。

「大哥，我求求你，別的事可以答應，這件事可不能的。」

「既然你辦不到，我也是辦不到。」

王二一時沒辦法，他想想，如果把女兒暫時押給她，萬一輸了，豈不是可以抵還了。就把心一橫，「好吧，大哥，我答應你。」大哥成露出一副得意奸笑的臉孔，走入後面，拿了一張早已寫妥的契據，遞給王二，「你就在這上邊簽個字吧！」王二接過字條，手不停地顫抖着，拿起筆戰戰兢兢地把字簽了，坐在桌子旁，呆住了，好久，大哥成看完字條，「嘿……：二哥，你也真夠朋友。」說完，使勁拍在王二的肩上，王二給拍得跳了起來，「大哥，有什麼不對嗎？」

「沒有沒有，來，咱們喝茶去，喝完茶，再來殺他兩手。」說着，便拖着王二對面的茶擔跑去。

在王二家，鳳萍的病勢越來越嚴重，睡在牀上不停地呻吟着，叫着，「二哥，咳……：咳……：秋梅，你們……：」秋梅正在哄兩個弟弟睡覺，聽見母親的叫聲，立刻跑了過來問道：

「媽媽，你怎麼啦？」

「媽……：媽……：很辛苦……：如果媽死了，你要好好的照顧弟弟呀！」

「媽，你不要想得太多，你的病會好的。」秋梅安慰地說。

「秋梅……：去……：咳咳咳……：呵……：鳳萍咳嗽了幾聲，吐了一口血，坐在牀邊的秋梅見了，立刻往門外跑，去找爸爸回來。」

這時，王二在賭館里輸得滿頭大汗，大哥成不停地給加注，王二一直賭，他不知道大哥成的用心，他也忘了把女兒押給人這件事，秋梅匆匆忙忙走進來，站在王二背後叫着：

「爸爸，爸爸，媽媽她快要死了。」

「唉呀，跑開，他媽的，輸得老子火起，你還來打擾。」王二簡直就不知道叫他的女兒，還大聲地罵：

「死丫頭，在這邊吵吵鬧鬧，簡直是……：秋梅給罵得哭起來，王二轉身一看，啊！原來是自己的女兒，立刻就問：「秋梅，秋梅，家有什麼事？」「嗚嗚……：媽媽她快要死了。」

「吓……：」王二楞住了。立刻拉住女兒就走，嘩嘩拉住他：「喂，你欠了這樣多債，想跑啦。」王二揮

開他們的手就跑。大哥成跑進房，又跑出來，跟着向手下們揮一揮手，「走，咱們去湊湊熱鬧。」

再說王二衝進房里，見到妻子已昏昏昏迷的，跑近床前，用手搖動着妻子，「鳳萍，鳳萍，你醒醒呀，難道就這樣離開我們。」鳳萍很辛苦地動了一下，睜開雙眼，望一下自己的丈夫，又閉上眼睛。王二低聲問：

「鳳萍，鳳萍，你怎樣啦。」

「二哥，咳咳……：咳咳……：」

「鳳萍，你覺得怎樣？」

「二哥，我……：我……：我不行了。」

這時大哥成帶了人馬到來，聲勢汹汹，王二見了，怕了起來，立刻迎上去問：

「大哥，有什麼事？」

「哼，誰是你的大哥，不知羞。」

「大哥，到底有什麼事呢？」大哥成慢慢走過來，走到秋梅身邊，想摸秋梅的臉，秋梅閃開，「嘿，這妮兒倒有幾分姿色。」一個嘍囉，上來，給大哥成湊湊興，「大哥，你真好福氣呀。」

「嘿，哈哈……：王二，今天我是來把你押給我的人帶走。」

「吓，大哥，你做做好事，寬限幾天，我一定想法子還給你。」

「沒得寬限，看你這樣子，那兒有法子還錢？」王二跪下來懇求，「大哥你就再給多幾天吧！」

「王二，你欠我千多塊，現在拿你女兒作抵償，也不算太過份吧，給

我帶走。」嘍囉們把秋梅捉住，秋梅大喊：「爸爸，爸爸……：」躺在牀上的鳳萍，聽見女兒的呼聲，睜眼一眼，見到女兒給幾個兇神惡煞的人捉住，就拼命撐起身。

「你……：你們幹什麼的，爲……：咳……：爲什麼把我……：我女兒捉住，咳……：」

「王大嫂，這是你丈夫啊，賭錢輸了，沒有錢還，把女兒押給我作小老婆啦。」

「吓，二哥……：咳……：這……：這……：可是真的。」鳳萍向王二發問，王二一聲不响地站着，「二哥，我……：我……：二哥……：咳……：真想……：想不到你會這樣做……：我……：我……：」

話未說完就倒下，秋梅見媽媽死了，掙扎着：「媽媽，媽媽……：」

大哥成立刻說：「走，咱們回去慶祝慶祝一下。」說着，下令打手們連拖帶拉把秋梅帶走。

王二好像木頭一樣，站立在牀前，他望望睡在地板上的兩個小兒子，又望望牀上死去的妻子，兩行熱淚淌了下來，他開始後悔了，可是，已經太遲了，他雙手拚命打自己的頭，接着，又跑到牀前跪下，「鳳萍，鳳萍，我錯了，我害死了你，我真該死，你等等我吧！」說着，鬆了一條衣帶子，抬頭把它掛在樑上，可是，當他低頭看見兩個兒子時，死的念頭給打消了，他站在牀上，望着兩個酣睡的兒子，一動也不動。

聯邦書報社

吧生惹蘭拉也夏山門牌九十六號

LIAN BANG BOOK STORE

No. 69, JALAN RAYA HASSAN, KLANG.

電話：三二二九三 TEL. 32293

◀ 專 營 ▶

文 藝 書 籍	什 誌 書 報	流 行 歌 書	學 生 用 品	兒 童 刊 物	零 沽 批 發	一 律 歡 迎
------------------	------------------	------------------	------------------	------------------	------------------	------------------

「浪花月刊」吧生濱海區代理處

浪花月刊合訂本

將於下月份出版，歡迎訂購，

價目每本三元正。

With Best Compliments

from

United (Selangor) Press

NO. 8 & 10 JALAN LENGKONGAN BRUNEI,

OFF PUDU ROAD, KUALA LUMPUR.

TELEPHONE No. 21090

吉隆坡

浪花出版社出版

史君著



火的道路



定價：八角

浪花月刊連載長篇小說

將于最近出版